

第 1 集

公元 1722 年，雍亲王胤禛在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扶持下击败对手，登上皇位，改元雍正。年羹尧之妹华妃美丽而跋扈，专宠数年，仗着母家的势力，与皇后分庭抗礼。皇帝忙于朝政，数日未进后宫，太后为江山子嗣着想，劝皇帝进行三年一次的选秀，华妃奉旨安排相关事宜，暗地里却担心自己失宠。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嫒天生丽质，虽在选秀之列，却不愿嫁入帝王家，期待一位真心待她之人的出现。甄家世交、太医温实初借机表达爱意，他不希望甄嫒进宫；甄嫒却一直视温实初为自己的亲哥哥，婉言谢绝。选秀那日，甄嫒与自小一同长大的济州协领家沈眉庄相遇，两人亲如姐妹。眉庄温婉大方，在众多秀女中十分出挑。甄嫒则刻意打扮朴素，意图落选。穷乡僻壤来的松阳县丞之女安陵容失手打翻茶碗，被包衣佐领千金夏冬春奚落，甄嫒出手援助，夏冬春理亏词穷讪讪而去。陵容感激甄嫒和眉庄，三人结为好友，甄嫒以海棠花为见面礼，插在陵容鬓边。陵容因一只蝴蝶落在她鬓边的海棠花上，引起皇帝注意，被入选赐香囊。眉庄顺理成章地得到皇帝和太后的赏识并顺利入选。当太监叫到甄嫒名字时，皇帝和太后都十分诧异，因为眼前的甄嫒像极了一个人。

第 2 集

原来甄嫒和早已过逝的纯元皇后十分相像，太后不满甄嫒，故意说“甄”字犯了皇帝名讳，皇帝却被甄嫒的才貌深深吸引，力排众议，选其入宫，太后甚为忧虑。皇后前来贺喜皇帝又得佳人，皇帝封甄嫒为常在，并赐封号“莞”，取“莞尔一笑”之意，是众多新人中唯一有封号的，可见皇帝对甄嫒的重视，皇后笑而不语。甄嫒回家，喜讯早已传到甄府，甄远道带领全家下跪迎接“莞常在”。皇帝昨夜去了小产后的欣常在宫中过夜，华妃心头有气，害死了皇后派来服侍她的宫女福子，并让敬事房撤了欣常在的绿头牌。甄嫒见陵容入住客栈，便把她接到家中，陵容在甄府备受关爱，感动之余亦自怜身世。甄嫒决定带贴身侍女流朱和浣碧一同进宫，甄父迟疑再三，说出浣碧乃甄嫒同父异母的亲妹妹，只因其生母为罪臣之女而无法为之正名，甄嫒诧异。次日，宫中太监前来宣旨，定下入宫之期，并派皇帝御前的芳若姑姑指导宫廷礼仪，并简单介绍宫中的一些情况。华妃在宫中得知了选秀的情况，听说夏冬春给教引姑姑脸色看，认定其属于皇后一党，蓄意除之，又嫉妒甄嫒尚未入宫便得皇上欢心，差人专门安排她在偏远的碎玉轩居住。皇后有心帮甄嫒，但碍于华妃，一再谦让。入宫前夜，甄嫒与父母家人泪别。甄远道夫妇再三叮嘱女儿，不必刻意争宠，不可锋芒太过，尤其不可与华妃争锋。

第 3 集

翌日，甄嫒、陵容和眉庄同时入宫，三人被分在了不同的宫殿。位份最低的“答应”安陵容不幸与专横的常在夏冬春和满军旗出身的富察贵人一同入住延禧宫；眉庄身为贵人位份较高，住进了气派的咸福宫，与皇帝在王府时的旧人敬嫔同住；甄嫒和蒙军旗出身的淳常在则入住偏僻的碎玉轩，甄嫒私下告诫流朱与浣碧事事当心，不可有任何差池。延禧宫内，夏冬春仗常在的身份对陵容百般欺凌，陵容委曲求全，不与之相争。皇后命人赏赐新进小主们绸缎、首饰等物。陵容来看望甄嫒、眉庄，三姐妹约定以后要相互扶持，抱成一团。入宫三日后，秀女们要拜见皇后，甄嫒和眉庄刻意低调，避免引起华妃妒恨。华妃故意为难新人，让她们长跪不起，自己却与皇后闲聊；皇后给足华妃面子，适时让新人们起身，博得众人的尊敬。眉庄和甄嫒赞扬华妃的气质和德行，同时赞扬皇后，博得皇后好感。夏冬春不知道华妃势大，刻意强调衣服料子为皇后所赐，使华妃更加确定其为皇后一党。甄嫒、陵容和眉庄三人在回去的路上与夏冬春起了争执，夏冬春欲出手打陵容时，华妃为树威信，杀鸡儆猴，“赏”了

夏冬春宫中酷刑“一丈红”。甄嫔等三人吓得魂飞魄散，逃到御花园，又发现了井里的死尸，大惊失色。皇后得知自己派给华妃的宫女福子被害井中，又闻夏冬春被赐“一丈红”成了残废，打入了冷宫，明白华妃是在跟自己暗中较劲。

第4集

甄嫔无意中发现碎玉轩海棠树不开花的秘密——树底下被人埋了大量麝香，这正是此前住在碎玉轩的芳贵人无故小产的缘由。甄嫔害怕自己得宠后遭他人谋害，便请来温实初协助自己，假称受惊染上风寒不便侍寝。温实初甘愿冒杀头死罪，替甄嫔隐瞒实情，并用药物催发甄嫔病情。甄嫔听到小允子半夜哭泣，得知是他的哥哥生病，甄嫔便仗义相助，小允子感激涕零。甄嫔染疾，皇帝便翻了眉庄的牌子，温柔大方的眉庄颇得皇帝欢心。次日，皇帝赏赐宫中稀有的绿菊给眉庄，为其住处赐名“存菊堂”，并希望她学习六宫事宜，为华妃分忧，华妃怒火中烧。与此同时，皇后一边埋怨齐妃的懦弱，另一边却十分抬举眉庄，借机扩张势力。齐妃为皇帝身边老人，也是三阿哥弘时的生母，皇后的大阿哥和已故纯元皇后的二阿哥相继夭折，三阿哥是实际上的长子，虽资质平庸，皇帝并不十分喜欢，但还是寄予厚望，齐妃本人也昏懦无能，不懂宫斗之道。宫女福子的死因经皇后查明系华妃指使手下人所为，差人告知皇帝，皇帝不满华妃的跋扈行为。恰逢此时西北准噶尔部发生叛乱，满朝文武百官当中唯有派年羹尧前去平叛方能化险为夷。皇帝为顾全大局，只得劝皇后低调处理福子溺毙之事。甄嫔的病一直没有起色，趋炎附势的太监宫女们纷纷另谋出路。首领太监康禄海和两个徒弟不满甄嫔失势，主动请辞去服侍丽嫔。内务府的小人们更是看人下菜碟，变相降低了碎玉轩的待遇。甄嫔感叹世态炎凉。

第5集

陵容与眉庄时常看望受冷落的甄嫔。新年将至，甄嫔生病不便参加合宫夜宴，碎玉轩中剪纸为乐，小允子感激甄嫔对他的帮助，为其剪了小像。宴席间，皇帝看着瓶中的梅花触景生情，思念已逝的纯元，遂前往倚梅园。皇后不放心，请果郡王允礼悄悄尾随护驾。甄嫔独自前往倚梅园，把剪纸小像挂在枝头。甄嫔祈福时念了句“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惊动了一陌生男子（皇帝），甄嫔谎称宫女逃脱，一旁的宫女余莺儿在侧偷听。这句诗正是纯元生前最爱。果郡王发现了树上所挂的剪纸小像，悄悄取下藏于袖中。皇帝命大太监苏培盛为自己找来能够对上“逆风如解意”下句的女子，当晚偷听皇帝与甄嫔对话的宫女余莺儿对出下半句，被苏培盛带来觐见皇帝。皇帝未生怀疑，又见其声音动听相貌不差，故晋为官女子。果郡王以其他诗句试探，余氏答不上来，便知其并非皇帝遇见之人。眉庄告诉甄嫔倚梅园的宫女余氏得宠，还被皇帝封为答应，入住钟粹宫，甄嫔默不作声。眉庄辞别甄嫔，在大雪封路的宫中长街与余答应狭路相逢，余答应恃宠而骄，竟让身为贵人的眉庄给她让路，眉庄隐忍不发。

第6集

甄嫔知道余氏因顶替自己博得皇帝恩宠，不禁心存庆幸。陵容得皇帝翻牌，却因紧张导致浑身哆嗦，皇帝不愿勉强，叫人把陵容抬回宫中，换余答应前来伺候。陵容成了宫中的笑话，遭人奚落，更加难以抬头做人。宫中得势的余答应擅长昆曲，妩媚惑人。余答应被封为“妙音娘子”，自持有华妃撑腰，骄横无礼，顶撞眉庄，更冒犯与甄嫔同住的淳常在和皇帝身边老人欣常在，还把欣常在关进慎刑司，惊动六宫。太后震怒，释放欣常在并加以安慰，褫夺

余答应“妙音娘子”的封号，禁足宫中，华妃却乐得袖手旁观。太监小允子在御花园一角扎了个秋千，甄嫔时常玩耍。一日甄嫔偶遇身穿常服的皇帝，皇帝故意隐瞒身份，自称果郡王与她交谈，甄嫔吹箫一曲，皇帝心动。次日，皇帝又去杏花树下与甄嫔相见，以秋千试其心性，又一起赏花谈词；甄嫔虽仰慕此人才华，终究顾及身份而离开。皇帝约她五日后再见，甄嫔应允。皇后听说余氏之事，认为没有皇上发话，太后的责罚并不会对余氏有太大影响，也免得自己两面为难，故未理会。余答应跪在养心殿外半宿，把皇帝的心都给唱软了，重又获宠，并故意刁难苏培盛手下太监小厦子，引来嫉恨。皇帝与甄嫔约定之日大雨滂沱，皇帝赶往御花园途中却被太后叫去寿康宫。

第7集

甄嫔如约在雨中等着那个自称“果郡王”的人到来，结果却失落而回。余答应路过时见到甄嫔，颇感意外。皇帝见过太后便匆匆赶往御花园赴约，却已人去楼空。皇帝染了风寒，病倒数日。病愈后的皇帝惦记甄嫔，瞒着华妃独自前往御花园。窥伺皇帝行踪尾随至御花园的余氏遇见甄嫔，趁机欺凌并口出狂言。皇帝出面维护甄嫔，贬余氏为官女子，命苏培盛将余氏迁至远处。甄嫔此刻大吃一惊，呆立原地久久未动。眼前这个人并非果郡王，而是九五之尊的皇帝！皇帝喜爱甄嫔，破例在未侍寝前晋封甄嫔为贵人。碎玉轩无掌事太监，甄嫔趁机推荐小允子，皇帝恩准。甄嫔得皇帝关注之事传遍六宫，皇后早有戒备，并不觉得意外，唯独华妃对此嗤之以鼻。眉庄、陵容前来道喜，众人纷纷逢迎。甄嫔对皇帝动情，决意接受挑战，与温实初商定瞒下装病一事，慢慢“病愈”。期间，甄嫔与皇帝下棋谈书，调香烹茶均投其所好，皇帝愈发对甄嫔钟情。内务府见风使舵，把之前克扣的份例和物品都补给了甄嫔，反而被流朱一顿抢白。

第8集

侍寝之夜，皇帝赐浴汤泉行宫，皇后大度，以身体抱恙为由未一同去行宫，有意成全皇帝和甄嫔。新婚之夜，甄嫔以一双红烛祈求白头到老，皇帝感动。次日，甄嫔早早来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甚是满意，与甄嫔投缘。而在碎玉轩，皇帝已赐下“椒房”恩宠，更体贴甄嫔心意，按民间嫁娶“撒帐”和“子孙饽饽”习俗讨甄嫔欢心，两人感情更加深厚。甄嫔一连七天受宠，华妃在宫中醋性大发，身边的曹贵人劝她静观其变，侍女颂芝则用杨贵妃赐浴华清池之典故比喻甄嫔，宽慰华妃，而华妃本人则如临大敌。康禄海获知甄嫔得宠，想重回身边伺候，被甄嫔拒绝，这一幕被丽嫔看到，丽嫔大怒，怒斥康禄海并让他给自己掌嘴。甄嫔好言相劝，但丽嫔为此与甄嫔结怨，华妃趁机把康禄海的徒弟小印子派到了余氏身边。众妃在皇后宫中闲谈，华妃矛头指向甄嫔，并让众妃嫉恨甄嫔专宠。皇后为平衡后宫，制止华妃，甄嫔对皇后甚为感激。余氏被降位后心中不忿，日日在住处诅咒甄嫔，甄嫔听说后并不以为意。

第9集

华妃见甄嫔受宠，又与眉庄交好，便挑拨两人关系，孰料眉庄并不所动，甄嫔与之坦诚相待，两人情意更甚从前。甄嫔为保平安，恳求皇帝不要专宠自己，以免六宫妒恨。皇帝依言去长春宫看望齐妃，甄嫔心中失落；齐妃多年不得皇帝宠幸，笨嘴拙舌，不得章法，皇帝十分厌烦，决定来看望甄嫔；甄嫔以“四郎”相称，更得恩宠。华妃离间不成，便决定先除掉眉庄，以免后患。她以让眉庄学习六宫事宜为借口，故意刁难眉庄，眉庄为顾大局，不与之相争。

皇帝给太后请安，太后建议皇帝雨露均沾，不要专宠莞贵人一个。皇帝心中不爽，又不敢顶撞，听说丽嫔来过，便知端倪，借故撤了丽嫔的绿头牌。华妃独大，皇后也不便插手，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华妃又施一计，趁夜深眉庄回宫途中，故意叫人引开眉庄身边的侍女，独留眉庄一人在千鲤池旁。华妃身边太监周宁海把眉庄推入池中，眉庄不懂水性，几乎淹死。眉庄被人救起送回宫中，敬嫔悉心照顾，寸步不离，皇帝也赶来探视。华妃此时穿戴整齐，带着熬好的补药前来探望，说要责罚沈贵人的宫女未能照顾好自己的主子。众人皆看出华妃是有备而来，沈贵人落水一定是她派人做的。次日，眉庄醒来明白告知甄嬛，一定是华妃所为，只是苦无证据，需暂时隐忍，但要与华妃斗到底，甄嬛担忧。皇帝、皇后、敬嫔都看出其中端倪，但也只好不了了之。

第 10 集

眉庄深恨华妃却不能轻举妄动，甄嬛唇亡齿寒，更警惕华妃。甄嬛身体倦乏贪睡，心生疑惑，温实初发现是有人在甄嬛汤药中加入会致人痴呆的毒药。甄嬛惊怒之下与众人设计抓出内奸花穗与小印子，审问后二人招认是失宠的余氏指使的。华妃听说二人被抓，大为震怒，丽嫔建议将余氏灭口，曹贵人极力反对，并建议让余氏咬死此事，以免华妃干系。甄嬛告知皇帝余氏陷害自己的歹毒行为，同时道出当日倚梅园中余氏冒名顶替自己之事，皇帝大怒，将余氏废为庶人，打入冷宫赐死，余氏不肯就死，大闹冷宫。皇帝出巡，太后和皇后凤体抱恙，华妃唯恐避之而不及，宫中无人能管此事，甄嬛也不愿再问。陵容为报答甄嬛，撞着胆子前往冷宫，告诉苏培盛用弓弦勒死余氏，给她个痛快。苏培盛命小厦子动手，小厦子痛恨余氏，下手极重，将她的脖子几乎勒断了一半。事后，陵容前来告诉甄嬛这一消息时，却听到眉庄对自己行为的怀疑和不解，不禁伤感，更觉自卑，独自离去。陵容第一次与眉庄、甄嬛之间产生隔阂。

第 11 集

余氏惨死，华妃却幸灾乐祸。曹贵人派人把余氏尸体送回本家并料理后事，华妃以此看出她老练稳重。甄嬛和槿汐怀疑余氏背后有人指使，便布下迷魂阵，待此人自投罗网。陵容发觉丽嫔深信鬼神之说，便让小允子扮成女鬼，先是吓坏了富察贵人，皇帝此时又不在宫中，宫中更是流言四起，都说是惨死的余氏冤魂来索命。丽嫔深感不安，甄嬛又趁势把丽嫔吓得当场说出自己是余氏的幕后主使；华妃深感不安，欲带走丽嫔。甄嬛与眉庄一起拖延时间，不惜与华妃当面对峙。关键时刻皇后赶到，带走了魂飞魄散、满口呓语的丽嫔。华妃惊怒交加，曹贵人赶来宽慰华妃，指出所谓“闹鬼”实为人为，而且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华妃会意，先行向太后禀报此事。皇帝安慰受惊的甄嬛。事后，太后从丽嫔口中得知真相，为保皇家颜面，太后命皇后将丽嫔废入冷宫。因此事涉及华妃，皇帝一时震怒，下令暂时夺去华妃协理六宫的权力。太后见眉庄心细谨慎，让皇后多加培养。华妃被冷落后，曹贵人因生有温宜公主而未受连累。没了华妃的掣肘，曹贵人利用女儿在皇帝面前邀宠，渐生摆脱华妃控制之心，无奈因其出身一般，终是有心无力。浣碧在宫中郁郁寡欢，因思母心切，不顾宫中禁忌，私自在假山后烧纸祭母，被曹贵人当场逮到，此事也成为其日后利用浣碧的把柄。

第 12 集

皇帝携带皇后、莞贵人、沈贵人等人前往圆明园行宫避暑。皇帝因顾及年羹尧权位及旧情，不得不带上华妃一同前往行宫，又顾及端妃体弱多病，也带她一同前往行宫疗养。果郡王允

礼应诏入宫陪皇帝射箭取乐，其一箭双鸽的精湛箭术勾起皇帝心中多年的忌讳。允礼察觉出皇帝的不满和质疑，当即表态自己会韬光养晦般存活于世，必定远离朝政。甄嬛前往皇帝处伴驾，曹贵人借机挑拨离间，暗示皇帝当日遇见甄嬛时假借果郡王之名，恐引起甄嬛对允礼产生倾慕之情，而非皇帝本人。生性多疑的皇帝立即对甄嬛心存芥蒂，责问甄嬛是在何时对自己有情，甄嬛以余氏欺凌皇帝解围为由，巧妙地周旋过去。眉庄有宠无孕，深感无依无靠，便召来同乡太医刘畚索取生男秘方。甄嬛告诫眉庄需谨慎，眉庄让甄嬛尽可放心，刘畚乃自己同乡，并无不妥。恰逢温宜公主满周岁，皇后准备好好操办。曹贵人设宴邀请甄嬛、眉庄等人，席间眉庄恶心呕吐，众人皆认为其怀孕，皇帝更是喜出望外。太医刘畚当场确认眉庄已有一个多月的身孕，皇后关照眉庄让其安心养胎。

第 13 集

皇帝欲晋眉庄为嫔，皇后建议待眉庄生产后再为其晋封，皇帝称赞皇后顾虑周全；眉庄因其贤惠得体，获赐“惠贵人”封号。眉庄有孕不方便侍寝，唯恐甄嬛落单，又怜悯陵容孤苦，便接她来行宫避暑。陵容眼见眉庄与甄嬛得势，心中失落异常。甄嬛和陵容偶遇四阿哥弘历，四阿哥是皇帝做亲王时与宫女李金桂意外所生，彼时九龙夺嫡，皇帝因此被先帝训斥，四阿哥也因此被迁怒冷落，一直被养在圆明园，身边只有乳母伺候，几乎没有机会见到皇阿玛。甄嬛怜惜他，教导他要自立自强。温宜公主周岁生辰之际，后宫大宴，生母曹贵人与怀孕的眉庄大受奉承，久病在床甚少露面的端妃也出席贺宴，十分疼爱温宜，并对甄嬛产生好感。甄嬛离席更衣时在水边浣足取乐，偶遇果郡王；果郡王知道她便是小像上的人，心中倾慕，甄嬛却嫌其放荡不羁，态度冷淡。回到宴席后，曹贵人故意施计让甄嬛当众作已故纯元皇后生前擅长的惊鸿舞，欲以大不敬之罪令甄嬛失宠。甄嬛急中生智，与眉庄、陵容三人歌、舞、琴相和，博得皇帝赏识；而在场的其他人却各怀鬼胎，纷纷指责甄嬛舞姿有模仿纯元之嫌，毫无新意可言。正当甄嬛一筹莫展时，果郡王吹奏笛子入席，以悠扬的笛声助甄嬛一臂之力；甄嬛灵感突发，翩翩起舞，皇帝为其倾倒，曹贵人弄巧成拙。

第 14 集

甄嬛一舞艳惊四座，更得圣宠。岂料华妃早有准备，借《楼东赋》婉转复宠。人人都以为皇帝怜悯华妃是二人情深意浓，甄嬛却何尝不知，皇帝此举意在利用年氏一族协助自己来稳固大清的江山。华妃复宠后，皇帝为顾朝政不免冷落了甄嬛，甄嬛颇识大体，深得皇帝赏识。雷雨之夜，甄嬛受惊吓睡不着，皇帝赶去陪着。皇后听闻此事，想起自己的儿子大阿哥弘晖去世当天也是这般情景，头风发作。安陵容父亲随军护送西北银粮遭劫丢了银粮，被皇上降旨关押入狱。陵容孤苦无助，祈求甄嬛、眉庄相助。甄、沈二人因位卑不敢干政且能力有限，未能救出安父。陵容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投靠皇后。华妃听闻安比槐之事，即刻说服皇帝将其处死；皇后态度则与华妃相左。皇帝找来甄嬛商议此事，甄嬛借古喻今，皇帝最终宽恕了安比槐。岂料，皇后身边的掌事宫女剪秋一早将宽恕之事告知陵容，让陵容误认为此事是皇后起的作用。陵容感激皇后之余，不免重新权衡自己与眉庄、甄嬛之间的关系，认定皇后才是自己在宫里最可依靠的。夏日炎炎，甄嬛与皇帝耳鬓厮磨。浣碧故意打扮得花枝招展，意图惹皇帝注意；岂料她的小心思早已被甄嬛看出端倪。

第 15 集

甄嬛与皇帝夜访眉庄，华妃不敌甄嬛盛宠，只得退让。眉庄遭人陷害，被宫女茯苓当众揭破

假孕真相。太医院院判章弥前来诊脉，查出眉庄并无身孕。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幽禁眉庄于闲月阁，褫夺封号，降为答应。茯苓惨遭灭口，死无对证；太医刘畚被人收买，携赏银躲过追杀，连夜出逃，侥幸逃脱。甄嫔明知此事乃华妃、曹贵人等人一手策划，却苦于无计可施，爱莫能助，只得通知父亲找人活捉刘畚，方能为眉庄洗清冤屈。眉庄获罪一事恰逢前朝西北战事告急，甄嫔急于求见皇帝为眉庄洗冤，却遭到华妃阻挡。皇帝在屋内隔窗相望，心生怜悯；而屋内的曹贵人趁机挑起皇帝更多疑心。敬嫔探访眉庄时意外发现其食物遭人投毒，眉庄生还渺茫。皇帝探望甄嫔，离开甄嫔寝宫时，看到摆在宫门前的残败花朵，知道必是内务府刁难，当即责罚了内务府总管黄规全；皇后顺水推舟，借机将黄规全撤换。岂料此事出在甄嫔宫中，黄规全乃是华妃远亲，华妃对甄嫔恨之入骨。

第 16 集

眉庄失宠，处境凄凉。甄嫔暗中求助于芳若，忆及自己与眉庄多年的情意，并跪求芳若照应失宠的姐妹。宫中新到螺子黛，皇帝独独赏赐了皇后、华妃与甄嫔；华妃深感地位岌岌可危，痛恨甄嫔。而甄嫔将一部分螺子黛转送给了芳若，皇帝见芳若描眉所用为螺子黛，明白甄嫔的心意。华妃一心要除甄嫔，费尽心机却只除掉了沈眉庄，斥责曹贵人不尽心尽力，曹贵人深知此事之难却又不肯申辩。甄嫔探访陵容，从绢子上发现对方有争宠之心，于是顺水推舟劝其接近皇上。陵容以一曲《金缕衣》引来皇帝侧目，华妃心生憎恨。皇后察觉到陵容心生不安，欲将其据为己有。甄嫔眼见陵容伴皇帝而去，心生伤感。陵容凭歌声擅宠，一时风光无限，昔日对其欺凌之人纷纷奉承；陵容陶醉于权势之余，亦感念甄嫔的扶持。皇后对陵容的谦虚态度颇有好感，让浣碧多加照顾。陵容晋封为常在，自信心倍增，把皇帝赏赐的衣料尽数赠与甄嫔；浣碧不满陵容所为，觉得自己容貌等条件丝毫不逊于她，更使脸色给陵容看。此举平添了甄嫔与陵容之间的嫌隙。

第 17 集

宫中夜宴，甄嫔触景生情悄然离席，却在桐花台与果郡王不期而遇。允礼向其道出生母舒太妃身世，尽露哀怨之情，感叹世态炎凉；甄嫔新生好感，婉转相劝，令允礼舒缓心结。甄嫔返回宴席，宫女报知曹贵人女儿温宜公主吐奶，帝后等人颇感意外。华妃发觉皇帝格外爱惜温宜公主，于是心生一计，命曹贵人抱来温宜由她抚养，一方面为争宠，并彰显自己的贤德；另一方面好方便其进一步控制、打压曹贵人。眼见女儿受苦，曹琴默有苦难言，暗恨华妃。温宜病势加重，皇帝担忧不已，日夜守在华妃宫中。太医疑心温宜食物伤胃，查出孩子所食的马蹄羹被人换成了木薯粉，甄嫔继而被人怀疑下毒。皇帝责问甄嫔夜宴当晚离席良久是否有人可为其作证；甄嫔知宫规森严，若说与果郡王在一起则罪行更重；危急关头，久病的端妃出面为甄嫔作证，化险为夷。皇帝虽有疑惑，但为平众议，让皇后全权处理，皇后下令责打公主的乳母和侍女。此番事后，曹贵人心疼女儿被华妃利用，心生叛意。

第 18 集

华妃为防皇帝起疑殃及自身，指使御膳房的太监小唐出面顶罪。皇后认定此事乃是华妃所为，望皇帝不要顾念旧情，严惩华妃；皇帝心知肚明，却碍于年羹尧之势，下令杖杀小唐灭口，草率平息此事。西北战事告捷，皇帝急欲恢复华妃协理六宫之权。甄嫔以稳固朝政为由出面劝阻，皇帝答应暂缓处理此事。浣碧精心打扮欲引起皇帝注意却弄巧成拙。甄嫔无力阻止年氏家族强盛之势，又察觉浣碧渐生叛离之心，深感腹背受敌。甄嫔疑心木薯粉一事乃浣碧暗

中勾结曹贵人所为，遂以胭脂水粉和蜜合香相送试探曹琴默。曹琴默暗防甄嫔，丢掉所有礼物，唯独留下了蜜合香。华妃获知兄长年羹尧凯旋还朝后，满以为皇帝会恢复自己的权位，却得知甄嫔于背后劝阻皇帝另其复位之事搁浅，华妃大发雷霆。甄嫔刻意让槿汐在宫中散布自己将要探望被禁足的眉庄的消息。她假扮浣碧出宫，特意命浣碧留守宫中。浣碧不知是计，偷偷向曹贵人通风报信。曹贵人怂恿华妃即刻搜查眉庄寝宫，在闲月阁门口与芳若对峙，却一无所获。

第 19 集

甄嫔暗中派人告知皇帝风波始末，皇帝盛怒之下斥责华妃，夺回其对温宜的抚养权，将公主归还曹贵人。华妃大怒，对甄嫔放出狠话。事态平息，众人离去，甄嫔借机夜探眉庄。眉庄失宠孤苦，对皇帝的绝情失望至极。甄嫔回宫时惊动侍卫，恰巧果郡王在旁协助其避过盘查。甄嫔发现自己的小像被果郡王所得，心怀感激的同时却刻意避开果郡王的情意。浣碧身上蜜合香的气味使甄嫔更加确定她与曹贵人勾结。甄嫔夜审浣碧，告诉她自己就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并念及多年姐妹之情，对此前发生的事情不予追求。甄嫔答应浣碧，一定为其求得所想一切，浣碧知错，感激涕零。夏末秋初，圣驾回宫，落魄的眉庄被送回存菊堂继续禁足。存菊堂物是人非，眉庄心中无限凄凉。回到紫禁城的第一晚，皇帝按规矩应宿在皇后宫中；皇帝却思念甄嫔，命人送去同心结一枚。皇后此时突然意识到甄嫔来日的威胁会比华妃更大，紧紧搂住皇帝不放。

第 20 集

皇帝有意遏制华妃，平衡后宫势力，故将蜀锦制成玉鞋赠与甄嫔。果郡王离京游蜀，亲手绘制夕颜花图案蜀锦，期待来日有机会赠与心上人。华妃得到皇帝赏赐的蜀锦十分高兴，却听说上面绘制的是寓意不祥的夕颜花，大发雷霆，把蜀锦全都赏给了甄嫔。华妃穿着素净给太后请安，将皇帝赏赐甄嫔蜀锦玉鞋一事告诉太后，言语间醋意大发。太后为社稷之长久考虑，命人把自己头上戴着的凤穿步摇赠与华妃已表安慰。送走华妃后，太后请来皇帝，侧面告诫皇帝对待后宫佳丽雨露均沾，更强调了华妃的地位，皇帝心知肚明。年羹尧平定西陲，还朝请安。庆功席上他自恃是朝廷的功臣，霸气十足，字里行间渗透着不屑，在皇帝面前更加肆无忌惮，根本没把皇帝放在眼里，甚至要求苏培盛给自己斟酒夹菜；皇帝强忍不满，表面应和。华妃对哥哥的跋扈表示担心，年羹尧却不以为意。皇后得知年氏家族的强大势力，不禁黯然神伤。华妃忌讳皇帝对陵容的赏识，特意设局请陵容为其吟曲，甄嫔陪陵容同行。

第 26 集

端妃权衡皇后与华妃两股势力后，夜访甄嫔，对其点明利害并结成同盟。华妃得知甄嫔有孕，惊怒交加，怨恨端妃当年骗她喝下滑胎药致使不能再孕，对端妃羞辱报复不止，端妃实为替皇帝和太后背黑锅，意在阻止华妃生下有年家血统的子嗣，遂不卑不亢，正色以对，华妃拂袖而去，命内务府加倍苛待端妃。华妃怀疑身边的御医不可靠，请来哥哥年羹尧为自己举荐贴心可靠的大夫。曾在年羹尧军中效力的名医陈大夫前来为华妃诊脉，太后身边的孙姑姑旁敲侧击，让陈大夫明白华妃无法怀孕的缘由；陈大夫在华妃面前不敢吐露半句口风，与宫中其他太医一样选择沉默，反而说华妃还能怀上皇嗣，并开了坐胎药的方子，华妃大喜并赏赐陈大夫大笔金银。皇帝回宫，得知甄嫔有孕，大喜过望，封甄嫔为莞嫔。皇帝感叹自己膝下子嗣炎凉，嘱咐皇后好生照顾甄嫔，不得伤害，皇后胆战心惊。陵容赠甄嫔一瓶家传的舒痕

胶，告知此药去疤效果极好。而陵容却在此药膏内放入大量的麝香，孕妇长久使用必将伤及腹中胎儿；甄嫔懵然不知，仍视陵容为真心姐妹。甄嫔被正式册封为莞嫔，与敬妃同日行册封礼，在宫中地位与日俱增。

第 27 集

皇帝来见眉庄，见眉庄仍有心结且态度冷淡，皇帝讨个没趣，去探望甄嫔。甄嫔装睡，被皇帝察觉。皇帝发觉甄嫔的伤痕已经淡了许多，感叹甄嫔美貌世间无双。皇帝提到江慎、江诚两位太医收受宫女太监贿赂，毫无医德可言，甄嫔借机举荐温实初，并告知皇帝治疗时疫的方子乃二江窃取而来，皇帝起了杀意，派手下血滴子暗中除掉二江。华妃得知此事替二江向皇帝抱屈，皇帝表示定会厚葬两人，捉拿凶手。皇帝为甄嫔绘制“姣梨妆”，皇宫内外盛行。甄嫔生辰之际皇帝大摆宴席，引来众妃嫉妒。果郡王真心一片，别出心裁，用满湖盛开的莲花博得甄嫔一笑；席间更吹奏《凤凰于飞》之曲，表达皇帝与甄嫔夫妻恩爱、和鸣铿锵之意。华妃听闻淳儿即将获封贵人，心生杀机；曹贵人暗叹华妃不分主次，自乱阵脚。淳儿捡拾风筝时无意撞见华妃收取官员贿赂，曹贵人使计令淳儿暴露，华妃派周宁海杀人灭口。曹贵人报信于甄嫔，为自己谋得后路。甄嫔听说淳儿熟识水性，不可能失足溺水，便知其死因蹊跷，决意报仇。

第 28 集

西南战事大胜，年氏一族风光无限，皇帝更是另眼相看，答应晋华妃位份。华妃意在后位，咄咄逼人使皇后在众妃面前颜面扫尽。皇后探知皇帝一时不会对付年氏一族，只得自己加紧谋划。内务府预先备下皇贵妃服制送与华妃试探其态度，华妃不疑有诈，欣然收下。皇帝闻风不悦。年羹尧以军功自傲压制朝中文官，兴建王府穷奢极欲。年羹尧夫人发病，年羹尧命人强行请走宫中所有御医为爱妻诊治；皇后深夜头风病发，却找不到一个御医，皇帝闻讯大怒。次日百官闻风谏言，皇帝却一味宽纵，更出言安慰年羹尧。年羹尧更加骄纵，百般压制甄远道。甄嫔夜读《郑伯克段于鄢》试探皇帝心意。翌日，华妃满心欢喜等候晋升，却得知皇帝仅晋封自己为贵人，而非位同副后的皇贵妃，华妃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心急。皇后以甄嫔腹中胎儿之事点醒齐妃，齐妃感受到空前的威胁。陵容偶遇落寞的齐妃，暗示齐妃孕妇忌讳夹竹桃。护子心切的齐妃正中陵容的圈套，亲自做了掺有夹竹桃汁液的栗子糕叫人送给甄嫔，被陵容当场假意揭穿，但建议甄嫔不要禀告皇上，因为齐妃不得宠，被赐死了也没有大碍，但她的儿子三阿哥弘时却是实际上的皇长子，万一日后登基，势必为额娘报仇，所以最好是禀告皇后。皇后急召齐妃，令她下跪自首。

第 29 集

齐妃祈求皇后宽恕，皇后借机夺取抚养三阿哥的权力。齐妃无奈授人以柄，只得听命于皇后，又深恨甄嫔让自己失去了儿子。槿汐感觉此事有诈，告诫甄嫔要留意陵容，甄嫔却不以为然。皇后与皇帝离宫祈福，华贵妃独掌六宫，大权在握。甄嫔有孕在身，体弱不适，华贵妃令太监周宁海前去碎玉轩请甄嫔到翊坤宫听事；甄嫔自知此行凶多吉少，为了避免与华贵妃发生冲突，以大局为重，只得前往。华贵妃借口甄嫔怀有身孕恃宠而骄，责罚其烈日之下跪于宫外诵读《女诫》，眉庄挺身而出保护甄嫔，被责罚一同下跪；陵容假意口头哀求，言语更加冒犯华贵妃。浣碧在一边焦急万分，连忙赶去太子宫中报信，奈何太后病重不能见人，只得求助于进宫看望太后的果郡王。烈日炎炎下，甄嫔体力不支晕倒在地；果郡王不顾禁忌，擅

闯翊坤宫救出甄嬛。华贵妃发觉甄嬛下跪处有血迹，大吃一惊。果郡王抱甄嬛回到碎玉轩，手中全是血，甄嬛似有小产迹象。苏培盛赶赴天坛告知皇帝甄嬛出事了。

第 30 集

甄嬛久跪小产，皇帝与皇后闻讯策马赶回宫中。甄嬛失子，皇帝自责不已，皇后假意安慰。华贵妃得知甄嬛小产，虽自认为无责，但在曹贵人劝说下只得脱簪请罪。皇帝大怒，废其贵妃之位，褫夺封号，降为妃位，并责罚其每日正午跪于翊坤宫门外两个时辰思过。皇帝顾及朝政与年羹尧的势力，不能依甄嬛所愿杀掉年妃，甄嬛心灰意冷。年妃在烈日下罚跪思过，又自觉委屈，体力不支晕倒。年羹尧得知妹妹失宠后上书谏言，向皇帝直言冷落妹妹会使年氏一族寒心，令其地位不稳。皇帝处于两难境地，找来果郡王探其口风，果郡王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由推脱，消除了皇帝的疑心。甄嬛沉浸在失子之痛中，不能自拔，槿汐劝慰，甄嬛埋怨皇帝的言语被前来探望的皇帝听到，止步不前。皇帝心中郁结，来到太后处，诉说是自己当年赐给年妃的欢宜香导致甄嬛流产的，自责不已，太后宽慰皇帝。

第 36 集

敦亲王请求为己故的生母温僖贵妃加贵太妃尊号，年羹尧也在此时上表提及此事，皇帝知道二人勾结，勃然大怒，但认为还不是铲除二人的最佳时机。皇帝告知甄嬛往事，温僖贵妃与舒妃争宠败落，为先帝所厌弃。甄嬛请封诸位太妃与敦亲王生母并立，更顾全果郡王生母颜面，同时为太后尊崇徽号。为安抚年氏一族，甄嬛亲自请求皇帝复华妃位份，并决意委曲求全。皇后得知甄嬛干涉朝政，劝诫皇帝小心为妙；皇帝却认为敦亲王等事乃家事，对甄嬛表示信任。年妃复宠，年羹尧进宫朝见，偶遇甄嬛，目中无人的年羹尧自然不会把一个小小的莞嫔放在眼里，放话绝不与陷害年家之人善罢甘休。皇后见甄嬛势力日益强大，焦虑不安。皇帝采用甄嬛意见，恢复年世兰“华妃”的封号；但华妃此时却已如惊弓之鸟般患得患失。皇帝找来甄远道，告知他暗中协助自己搜集年羹尧的罪状，并建议他入宫看望女儿，甄远道为避嫌疑，婉拒了皇帝的提议。皇帝向太后说起晋封太妃一事甄嬛出力不少，太后提醒皇帝后宫嫔妃不得干政，并告诫皇帝对待六宫要雨露均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眉庄从太后口中得知是甄嬛建议皇帝复华妃之位的，十分恼怒，不再理会甄嬛。

第 37 集

甄嬛拉拢曹贵人，但也知道这种联盟不会长久，便主动提出要做温宜公主的义母。甄嬛真诚找到眉庄，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做法，眉庄质问甄嬛此举意在如何；甄嬛不便说出实情，令眉庄误会进一步加深，姐妹关系逐渐疏远。华妃复宠，甄嬛与陵容面合心不合，不让分毫。皇后拉拢陵容，继续挑拨甄嬛与眉庄的关系。眉庄冷待甄嬛，甄嬛伤心不已。华妃复位，皇帝虽对其恩宠有加，但华妃内心却隐约感到不安，日日患得患失。皇帝对华妃身边的宫女颂芝颇有好感，华妃敢怒不敢言。甄嬛的母亲云氏和小妹玉娆进宫觐见，甄嬛欢喜非常，母女三人说不完的知心话。陵容眼见眉庄与甄嬛关系淡漠，乘胜追击，设苦肉计用自己的血配制药膳给甄嬛送去以期打动甄嬛；甄嬛看出端倪，不为所动。

第 38 集

皇帝携众妃到圆明园避暑。甄嬛在避暑山庄遇见自幼不得父爱的四阿哥弘历，对其怜爱有加。

皇帝在大殿听取大臣们历数年羹尧的不是，华妃闻讯焦急，担心年氏家族地位不保，又发现颂芝刻意勾引皇上，虽然生气，但无奈之下也只得听取周宁海的建议，引荐颂芝，将其拱手献给皇帝以求解围。颂芝得到皇帝宠幸，获晋为“芝答应”。皇后听说颂芝没有经过官女子就直接封了答应，嘴上说皇上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心里则极为不快。华妃为长远打算，强忍心中怒火，小心看着皇帝脸色行事，表面上装得贤良淑德。华妃耳闻皇帝召见大臣议事，唯恐与哥哥年羹尧有关，便交代颂芝侍寝时试探口风，被皇帝推托。皇帝找来甄嬛共议对付年羹尧之良策。甄嬛明白皇帝用意，欲与其联手演出好戏。华妃、曹贵人、颂芝等人与甄嬛狭路相逢，甄嬛表面对华妃毕恭毕敬，却出言讥讽颂芝，令其难堪。华妃看在眼里，私下与曹贵人商议要给甄嬛颜色看看。另一边，甄嬛在与曹贵人、欣常在聊天时故意讽刺颂芝，曹贵人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了华妃。

第 39 集

皇帝指示甄远道和鄂敏铲除敦亲王与年羹尧之事，却又说要先平息后宫里的争风吃醋，二人满头雾水。皇帝在九州清晏大殿设宴，甄嬛碍于皇帝极力容忍华妃，却不能容忍芝答应的无理；皇帝一怒之下，贬甄嬛去蓬莱洲幽禁。皇后冷眼旁观，觉察此事有异，但也担心甄嬛如果真的失宠会使敦亲王和年羹尧更加嚣张。皇后提醒陵容务必陪伴甄嬛同赴蓬莱洲；陵容只能以避开华妃锋芒为由，执意跟随甄嬛。天凉了，眉庄命人给甄嬛捎来衣物，甄嬛得知眉庄仍关怀自己，心里得到些许安慰。莞嫔和安贵人被幽禁，华妃势力更大，皇后深表忧虑，众妃嫔都在皇后面前表忠，皇后眼见能独揽大权，十分高兴。皇帝差遣果郡王协助自己查明敦亲王与年羹尧谋反篡位的证据，一举拿下敦亲王等叛党，废敦亲王为庶人，幽禁宗人府，敦亲王福晋及其子女也一并废为庶人，幽禁府中，同时废八王允禩、九王允禩为庶人，幽禁宗人府，改名阿其那和塞思黑，即“猪”和“狗”。远在蓬莱洲的甄嬛得知消息内心稍感宽慰。平定乱党之后，甄嬛从蓬莱洲回宫，皇帝亲自接待，两人颇有默契。皇后越发担心甄嬛日益强大，要陵容牢牢盯紧甄嬛，有什么举动及时向她汇报。

第 40 集

年羹尧获知同党敦亲王被皇帝捉拿，写了一纸请安奏折呈送皇帝，情急之下把“朝乾夕惕”四字写成了“夕阳朝乾”，皇帝看后大怒。皇帝不断让身边大臣向自己列举年羹尧的各项罪名，意在借助他人之口，彻底铲除年氏一族。年羹尧最后因不恪守为臣之道等罪名被皇帝革了川陕总督和一等公爵位，贬为杭州将军，两个儿子的官职和爵位也一并革除，其亲信和部将或是革职，或是调离。华妃得知此消息大为震惊，不顾宫规前往养心殿替哥哥求情；皇帝避而不见，华妃磕头请求皇帝的原谅。眉庄始知甄嬛用心良苦，二人和好如初。陵容在皇帝面前不忘假意表达自己与甄嬛的姐妹情谊，皇帝不知真情，反而更加怜爱陵容。眼见华妃失势，曹贵人不得不另寻靠山。皇后面前，曹贵人告发华妃此前种种罪行。皇后命人彻查华妃多年恶行。年羹尧前往杭州上任途中迁延观望，指使人为其保留川陕总督的职务，再被贬为城门看守。华妃亲信太监周宁海不堪大刑之苦，供认出陷害莞嫔和惠贵人、谋杀淳贵人、收受贿赂多项罪名。皇帝大怒，但还是顾念旧情，心有愧疚，只是降华妃为年答应，芝答应也重新做回宫女，与年答应一起住在翊坤宫。曹贵人因告发年氏罪行，不仅无罪，反而有功，被晋封为襄嫔。年羹尧自恃有功，身穿御赐黄马褂看守城门，皇帝大怒，下旨将其赐死，其子问斩，年答应磕头求情无果。甄夫人进宫觐见，甄嬛提醒母亲，做事不可张扬，并提出要收浣碧为义妹，日后让她嫁个好人家。

第 41 集

太后赞许皇帝的做法，提醒皇帝不必宠爱襄嫔，也不要再让莞嫔再参与政事，同时提到了隆科多，招致皇帝反诘，太后预感隆科多情况不妙。端妃告知甄嫔后宫如政局，不可凭一己之力改变，另外还需特别防范襄嫔。襄嫔野心勃勃，刚刚封嫔就开始觊觎妃位，更是把甄嫔作为假想敌，意图为女儿挣得好前程。选秀女的年份已到，未免宫中纷扰，皇帝提议推迟选秀；皇后建议不必大肆选秀，只在功臣家眷中选取四名适龄女子入宫即可，皇帝欣然接受。雪天，温宜公主在御花园玩耍时滑倒，端妃挺身相救。端妃私下对甄嫔说自己非常喜欢温宜，但心疼她居然有这样的生母。新进宫的祺贵人瓜尔佳·文鸳之父瓜尔佳·鄂敏与甄嫔父亲同在都察院为官，进宫前鄂敏就对女儿寄予厚望，祺贵人便要求与甄嫔同住，借以博得了皇帝的关注。祺贵人在宫中与年答应狭路相逢并受了气，三番五次地向皇帝挑唆，皇帝顾念旧情，又赶上年羹尧尾七，不予追究。襄嫔借题发挥，要求皇帝赐死年答应，皇帝、太后、皇后发觉此人居心险恶。落魄的年答应和颂芝在宫里偷偷为年羹尧烧纸，年氏感慨后半生只得老死后宫，怨恨皇帝薄情，更恨甄嫔害得自己寥落至此。新春将至，皇后请众妃嫔看戏，祺贵人感激皇后之余失口提到家里两个庶出的妹妹很不讨她喜欢，戳到了皇后的痛处，祺贵人连忙下跪请罪。皇后大度，不与祺贵人计较，却也看出她肤浅轻狂，更加欣赏陵容的温顺懂事。甄嫔发现自己宫外屡屡受到年答应宫中内监肃喜的窥探，于是设计一举捣毁年氏势力；眉庄在旁相助，不惜推倒火烛，烧伤自己。纵火者当场被抓，皇帝相信是年答应指使纵火，欲烧死居于碎玉轩的莞嫔和祺贵人。

第 42 集

碎玉轩被焚，甄嫔搬至咸福宫与眉庄同住，祺贵人则搬回储秀宫。皇帝命皇后和敬妃全权审理肃喜。肃喜招供，皇后下旨赐死年氏，年氏见只有皇后懿旨，没有皇上圣旨，不肯就死。甄嫔来到冷宫，替年氏送行。她亲口告诉年氏，皇帝和太后当年为了防备年氏一族势力过强，便在华妃专用的欢宜香中添加了大量麝香，致使其终身不孕，并导致甄嫔昔日流产的事实。年氏听闻真相，绝望撞墙而死。皇帝为示自己对年氏的厚爱，许她以贵妃名位入葬，谥号敦肃。甄嫔虽然恨毒了华妃，此时却只觉得兔死狐悲。襄嫔得风寒无人照看，太医院奉太后密旨在其药物中下了失神之药，致其噩梦连连，不断梦见华妃冤魂来索命，最终惊惧而死。端妃奉旨抚养温宜公主，填补了不能生育的缺憾。眉庄为了让温实初多来，故意不定时定量服药，让伤口愈合得慢一些。允禩在宗人府内大骂皇帝以妻儿之命要挟，甄嫔念其是个懂得照顾妻儿的好丈夫、好父亲，更感激当初允禩之妻探望之恩，提出给年幼的弘暄封一个闲职。年羹尧家中搜出大肆恭维年羹尧的“反书”《西征随笔》，皇帝看后大怒，下令将该书的作者，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琪枭首示众，首级悬于菜市口十年，亲属一律流放，甄远道私下对鄂敏道出了对汪家人的同情，更担心百姓因此噤若寒蝉。宫中妃嫔之位多有空缺，皇帝决定册封甄嫔为妃，陵容在一旁假装贺喜，被皇帝一同册封为嫔，欣常在入宫多年，一并册封为贵人。

第 43 集

除掉华妃之后，陵容向皇后说起皇帝称甄嫔为“莞莞”一事，皇后感到甄嫔带来的威胁，因为“莞莞”是已故纯元皇后的小名，甄嫔的封号也是由此而来，心生妒意。皇后唆使祺贵人让其父瓜尔佳鄂敏在前朝挑拨皇帝与甄远道之间的关系。鄂敏奏报皇帝，甄远道家中有文字狱主犯钱名世的诗集，皇帝心生芥蒂。皇帝本性多疑，在皇后的唆使下，察觉到甄嫔爱读政要史书，内心不悦，有意疏远。皇帝为了制衡各方势力，对平乱有功的臣子并未赋予太多

实权，对功臣之女也并不十分宠爱，但也不冷落，太后赞赏皇帝的做法，皇帝再次提起隆科多之事，并希望皇额娘不要干政。册封礼前，甄嫔发现礼服有破损，便草率地穿着内务府送来的替代礼服前往受礼现场。皇后当场指认甄嫔身上的衣服系已故纯元皇后的旧衣，皇帝更是错认甄嫔为纯元；皇帝被揭破秘密，尴尬恼怒，指责甄嫔冒犯纯元皇后，将其囚禁于刚刚修缮完毕的碎玉轩，非召不得出，日常份例皆按答应标准，并下令杖毙了内务府总管姜忠敏，就连当初做过甄嫔教引姑姑的芳若也被打发到了太后身边。甄嫔始知自己原来一直都是纯元皇后的替身，彻底心碎。眉庄冒死奔走于皇后与太后宫中为其求情，但两宫都不愿意出面干预此事。

第 44 集

禁足于碎玉轩的甄嫔伤心欲绝，而此时的碎玉轩犹如冷宫一般，连外面送来的食物都是馊的。众人备受欺凌，甄嫔因病重晕倒。流朱为替甄嫔求医，强闯碎玉轩大门，却遭到侍卫阻拦；流朱救主心切，绝望之下扑向侍卫手中的刀刃，血流不止，侍卫不得已向皇帝报告实情。皇帝闻讯震怒，斥责侍卫失职，下令杖责侍卫首领，将内务府苟总管免职，命温实初速救甄嫔和流朱；流朱终因伤势过重死去。甄嫔醒来后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为保腹中胎儿平安，请求皇后照顾自己身孕，承担一切后果。皇后不愿答应，太后告诫她不可一错再错，更不许她拿乌拉那拉氏家族的荣华富贵开玩笑。皇后奉太后懿旨在麟趾门思过，陵容宽慰皇后，说娘娘不喜欢的孩子就不应该降生，陵容由此更得皇后器重。甄嫔得知流朱为救自己而死，悲痛万分。温实初告诉甄嫔，她所使用的舒痕胶中含有大量不易察觉的麝香，这才是导致她当年小产的根本缘由。甄嫔始知陵容恶毒。

第 45 集

皇帝表面上恢复了甄嫔嫔位的待遇，并允许她出碎玉轩，却让侍卫严加监视，形同囚徒，祺贵人等势利小人更是对她不屑一顾。眉庄获知甄嫔怀孕却仍被禁足，欲以探望，却因宫规森严而不能前往，求见皇上宽恕甄嫔也没有任何效果，她嘱咐温实初要替自己照顾好甄嫔。鄂敏继续在皇帝面前谗言、诋毁甄嫔父亲甄远道，张廷玉等重臣也受鄂敏蒙蔽，弹劾甄远道不臣之心，皇帝心生戒备，最终下旨将甄远道革职收监，其家眷圈禁府中，甄氏败落。太后为甄嫔腹中的龙子考虑，担心她得知家族之事身体不妥，命孙姑姑传信安抚甄嫔。陵容受皇后旨意，派新来的太监小贵子故意将甄父被大臣鄂敏告发革职入狱的消息告诉甄嫔，甄嫔一惊之下动了胎气。事成之后，陵容把小贵子毒死灭口。陵容派人在甄父的牢房里投放老鼠，甄父被咬伤，感染了鼠疫，生命垂危。甄嫔带孕求见皇帝，皇帝正在给纯元皇后写信，态度冷淡，坚决不肯原谅甄嫔的“大不敬”之罪，且表示已经决定将甄家流放宁古塔，只是不必给披甲人为奴；一句“菀菀类卿”让甄嫔知道，原来皇帝此前对自己的万般宠爱只因自己的容貌与纯元相似，一时之间痛心无比，受到刺激早产。甄远道病体康复，与家人一道北上宁古塔，府邸被查抄，家中仆役皆被卖为奴婢。

第 46 集

甄嫔痛苦中早产下一女，取名绾绾（与纯元皇后的小名菀菀同音），封号胧月，皇帝兴奋不已，主动提出重新封她为妃。甄嫔内心对皇帝绝望，也深知自己身为罪臣之女，无法在宫中立足，自请离宫到甘露寺修行，以保胧月平安。甄嫔拜托敬妃收养女儿胧月，替自己抚养女儿长大成人。公主出生三天后，甄嫔毅然离宫，槿汐、浣碧主动随行，眉庄、温实初为其送

行，被接回宫来的四阿哥弘历也在碎玉轩门前长跪送行，碎玉轩其他宫人皆被遣往别处伺候。甄嬛迁居甘露寺，带发出家，法号莫愁，入寺后备受欺凌，众尼姑皆以她是被皇帝厌弃之人，让她做砍柴、挑水、洗衣等粗活，明里暗里更是百般的欺负折磨。莞嫔离宫，皇后趁机提议晋封祺贵人为嫔，又否决了皇帝晋封眉庄为嫔的提议，安插陵容、祺嫔等人好生伺候皇帝，在宫中大肆扩张势力，同时又赐给祺嫔珍贵的红玛瑙串，陵容明明认出那是会导致不孕不育的红麝香珠却不敢说破，祺嫔爱不释手，天天佩戴。眉庄为甄嬛的离去伤心不已。温实初因其御医的特殊身份，获准往来宫中及甘露寺两地之间，暗中保护甄嬛。果郡王获知甄嬛出宫修行，赶来甘露寺探访，为甄嬛带来女儿胧月的画像，安慰甄嬛思女之情。甄嬛感激。

第 47 集

皇后携敬妃等一干嫔妃赴甘露寺进香，甄嬛躲在立柱后不愿相见。甄嬛看到眉庄时过于激动被祺嫔发现。祺嫔故意踩在甄嬛手上，迫使其因疼痛出声而暴露；甄嬛被迫以狼狈落魄之相出来见皇后等人，皇后得意之下，嘱咐祺嫔告诉寺中住持不必善待甄嬛。陵容庆幸少了一大对手，命人毒死了自己身边伺候过甄嬛的侍女菊青，对外称是病死，草草火化。眉庄回宫后求太后庇护甄嬛，并自请入住甄嬛的碎玉轩为其守宫，甘受冷落。胧月深得皇帝喜爱，敬妃抚养得也尽心尽力，却因无意间在皇帝面前说“公主长得像莞嫔”而遭到斥责，一名宫女更因失口说出公主的生母在宫外，竟被皇帝下令杖毙。太后眼见皇帝此举，由女及母，担心甄嬛安危，暗中派遣芳若每月定期探望甄嬛。甄嬛偶遇果郡王生母舒太妃，二人十分投缘，当年舒太妃得先帝专房之宠，下赐长相思、金缕衣等珍贵之物。当今皇帝登基，剪除了数位兄弟，舒太妃担心儿子受害，主动离宫出家，在凌云峰修行。甄嬛欲撮合浣碧与王爷的侍从阿晋相好，浣碧心中早已爱上果郡王，断然拒绝了甄嬛的好意。眉庄在宫中备受冷落，唯有温实初悉心照顾；眉庄越发爱慕温实初，却发现此人一心只挂念甄嬛一人。

第 48 集

果郡王多次向甄嬛暗表情意，均被回绝。宫中虽然皇后独大，但皇帝仍旧不时牵挂甄嬛，皇后为此颇为头疼。甘露寺众尼不容甄嬛等人，更是秉承皇后的意志，静白发现甄嬛房里有从宫里送来的燕窝，趁机诬陷其偷盗，又硬说她得了肺病，赶去了偏僻难行的凌云峰。甄嬛之病其实并非肺病，实为生产后身体虚弱，忧思过度，又在寺里受尽辛苦，病情加重。果郡王允礼获悉后带阿晋冒着大雪策马赶来相救，将甄嬛送到清凉台休息，甄嬛被彻底感动。温实初牵挂甄嬛，想尽办法前来照顾，却察觉出果郡王对甄嬛有意。甄嬛病重，允礼舍身相救，只穿内衣躺在雪地里，待浑身冰凉后再去给甄嬛退烧，自己却因此染了重病；甄嬛病情稳定后找到允礼，两人的情感刚有一丝靠近时，皇帝带着敬妃、女儿胧月突然来到清凉台探望允礼；甄嬛躲在屏风后看到女儿时百感交集，断然拒绝允礼的一切好意。浣碧殷勤照顾得病的果郡王，表露爱慕之意，甄嬛病好后立即离开果郡王住处，前往凌云峰禅房。

第 49 集

凌云峰常有狸猫出没伤人，甄嬛等人深夜被吓醒，果郡王及时赶来，赶走了狸猫，这件事更加深了甄嬛对猫的恐惧。皇帝在铲除年氏一族及其党羽后，开始着手处置隆科多。隆科多是先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孝懿仁皇后又是皇帝的养母，所以他是皇帝名义上的舅舅，更是太后昔日的情人，皇帝始终认为此事让自己颜面无存，决心将其铲除。太后虽然不同意皇帝的做法，但身为母后，她必须要保护儿子的江山社稷。为了成全儿子，不让昔日情人被自己的

儿子赐死，也为保皇族声誉，亲自密访隆科多，骗其喝下毒酒，亲手毒死爱人，但事后太后因此事伤心不已，更为当初被隆科多利用，进宫为妃之事感到痛心。当年，乌雅·成璧与佟佳·隆科多青梅竹马，成璧进宫选秀时隆科多哄骗成璧穿先帝最讨厌的粉蓝色前去，先帝必然撂牌子，这样二人也就可以喜结良缘。然先帝其实最爱粉蓝色，隆科多此举意在让她帮助自己的姐姐佟贵妃，也就是后来皇帝的养母孝懿仁皇后。成璧受先帝宠爱，从孝昭仁皇后的侍女一路升为德妃，并生下两个皇子。孝懿仁皇后无子，只有四阿哥（后来的皇帝）一个养子，隆科多遂大力扶持四阿哥即位。

雨夜，甄嬛听见果郡王的箫声，跑去为他送伞，二人吐露真心话，开始相恋，并告诉了舒太妃。温实初发现甄嬛与果郡王二人相恋，深受打击。太后因隆科多一事病重卧床不起，皇帝却不予探望，只有眉庄天天在太后身边悉心照顾，太后感其孝心，特晋封其为惠嫔。

第 50 集

陵容在宫中少了很多对手，为讨好皇帝使尽浑身解数，导致皇帝纵欲过度高烧不退。太后知晓后大怒，但听说当天正好是甄嬛的生日，便知此事与陵容无关，宽恕了她，但还是嫌安嫔、祺嫔妖媚，不许二人侍疾。皇后宫中，陵容主动请罪，皇后好言安慰，祺嫔却不依不饶，皇后看出二人有嫌隙。果郡王入宫侍疾，太后也不顾自己病体沉重前往养心殿探望，发现皇帝病中呼唤甄嬛昵称“嬛嬛”，深受触动，惶恐不安。皇后发觉陵容已不似从前那么容易掌控，竭力用祺嫔制衡陵容。允礼、甄嬛二人携手北游，于山中撞见一遭毒蛇咬伤中毒的男子；甄嬛机智救助了该男子，通过男子的言语及手部特征等断定此人擅长拉弓射箭，应该是准噶尔人。男子仰慕甄嬛的聪明伶俐，对其印象深刻。剪秋无意中撞见齐妃偷偷来景仁宫探望三阿哥，并对儿子的前途野心勃勃，三阿哥也表示要努力当上皇帝，尊额娘为太后。皇后多年来一直用堕胎等手段残害皇嗣，并大力栽培弘时，就是为了日后成为唯一的皇太后，大权独揽。皇后得知后，决定将齐妃除掉。皇帝病愈后对后宫旧人失去了兴致，前往圆明园闲逛时，偶遇百骏园驯马女叶澜依，其桀骜不驯的独特气质，马上的飒爽英姿，像极了当年的华妃，皇帝被深深吸引，封其为答应，迁入宫中居住。叶澜依昔日身患重病，多亏果郡王相助才得活命，虽无法侍奉在侧却一直有爱慕之意，听说被皇帝看中，自然是五雷轰顶。

第 51 集

凌云峰禅房中，甄嬛终于决定和相爱的果郡王在一起，二人许下终身之约。皇帝新宠叶氏入宫后即封为答应，但驯马女的身份比官奴还要低，且即使是宫女晋封也要从官女子起，皇帝此举显然违背祖制，引起后宫中太后、皇后和众嫔妃的不满，太后命内务府安排叶答应住在寿康宫旁边的春禧殿，以便监视，却不知这位新宠根本不在乎这些。宫中妃嫔都是百般讨好皇帝，叶澜依却对其不理不睬，像极了当年的华妃，更得皇帝喜爱，也更被各宫嫉恨。叶澜依一连数夜侍寝，每次都在皇帝熟睡后偷偷服用避孕的药物。御花园中，叶澜依巧遇果郡王，欣喜不已，并对其吐露心声，说自己将永念允礼昔日救命之恩，希望来日报答，果郡王让叶氏自己珍重。叶澜依至景仁宫给皇后和各宫妃嫔请安，完全不把众人放在眼里，各宫十分不满。齐妃怒斥叶答应对皇后不敬，皇后暗中点拨齐妃小心叶氏，齐妃明白皇后用意，认为叶氏得宠有孕，必将影响自己儿子的前途。齐妃命太医配好九寒汤送给叶氏服用，叶氏明知有诈，毅然喝下汤药导致腹痛难当。皇帝得知叶氏从此失去生育能力后大为震怒，命人彻查究竟。种种证据指向齐妃，齐妃百口莫辩，只得向皇后哭诉求情，此举正中皇后的圈套，皇后

告诉齐妃她已不会赢得皇帝欢心以及“子凭母贵”的道理，齐妃深知自己的罪行会连累儿子前途：自己被赐死尚不足惜，弘时也会彻底失去即位的可能。齐妃托付皇后照顾弘时，绝望自缢。皇帝认为齐妃系畏罪自杀，死后无封。皇后收养皇长子弘时。眉庄同情叶氏遭遇前来拜访，得知叶氏根本不爱皇帝，无意得宠，但也劝告她不要乱说话。

第 52 集

除去了齐妃，皇后在后宫的地位更加牢固，到处是自己的势力。齐妃的宫女翠果冒死向太后说出真相，随即被皇后害死。太后看在眼里内心焦急，找来皇后对其进行教诲，岂料皇后如今已是羽翼丰满，言语中不断冲撞太后。太后虽然希望皇后一直出在自己家族，但也担心皇后自己害死自己，更担心皇帝因为她而绝了后嗣。叶氏因九寒汤一事受屈，皇帝晋其为宁贵人，但叶氏根本不在乎这些称谓。果郡王允礼奉皇帝旨意出巡滇藏，与甄嫔相约回来后两人以假死药出逃。果郡王刚赴滇藏，眉庄借为已故嫔妃超度的名义前往甘露寺看望甄嫔，并谈及宫中的现状，也趁机教训了拜高踩低的静白。甄嫔感觉这个由头有古怪，再三追问下，眉庄只好告诉甄嫔：甄父病危，自己想出宫却又没有机会，只好略施小计，寻个由头赶到了甘露寺。甄嫔明白此举应为瓜尔佳氏所为，恨自己不能出力，更担心自己也成了皇后的下一个目标，眉庄劝甄嫔自保为先。

第 53 集

果郡王逾期未归，甄嫔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月的身孕，欣喜之际却从温实初口中得知允礼已惨死他乡的噩耗：允礼乘坐的船只被人动过手脚，船至江心便进水沉没，允礼葬身长江，只是不知道是当地藏人还是准噶尔细作所为，只怕皇上也有嫌疑。甄嫔有孕，求死不得，为保住腹中允礼的孩子，为复仇雪恨，甄嫔决意设计回宫。槿汐为促成甄嫔回宫，甘愿自我牺牲，找到皇帝身边大太监苏培盛，作其“对食”妻子；苏培盛深受感动，答应助甄嫔一臂之力。苏培盛以二月二龙抬头为太后祈福为由，请皇帝入甘露寺进香，眉庄也在侧打边鼓。皇帝欣然前往，听说甄嫔竟然要干各种粗活，还生了重病，怒斥众姑子，亲自赶往凌云峰。甄嫔费尽心机获得皇帝的注目，加之皇帝本就对其余情未了，两人迅速复合，甄嫔在寺中侍寝。苏培盛威胁众尼姑，绝不许将此事张扬出去。

第 54 集

皇帝回宫后，隐瞒与甄嫔私会的消息，皇后满腹狐疑。不久，甄嫔称自己已经怀孕一个多月（实为两个月）；苏培盛奉旨请温实初亲自为其把脉，温实初明白甄嫔回宫复仇的用意，知道相劝也是无果，只能鼎力相助。皇帝得知甄嫔怀孕，将甄嫔家人接回京中，又意欲接甄嫔回宫。皇后听到甄嫔有孕的消息感到震惊，悔恨自己一时大意，让甄嫔钻了空子。为阻止甄嫔回宫，皇后亲手策划了一系列好戏：先是进香时香柱断裂不止，然后自己佯装失足落水扭了脚，另一边安插手下人趁在太后的寿康宫里举行萨满法事时纵火，闹得宫里是非不断。陵容候机在皇帝旁边煽风点火，并请来钦天监正使，以“危月燕冲月”之名暗示甄嫔怀孕有不祥之兆，皇帝决定暂缓甄嫔回宫一事，眉庄和苏培盛担心回宫一事就此被撂下，焦急万分。四阿哥弘历珍惜被皇阿玛接回宫中的机会，不分昼夜地读书，皇后十分忌惮。四阿哥汤中被人下了毒，嬷嬷误食后惨死，四阿哥害怕被暗算，逃离寝宫，恰巧被眉庄碰上，把弘历带到太后跟前。

第 55 集

太后明白此举必是皇后所为，但一旦彻查则势必损皇家颜面，于是召来皇帝、皇后，以弘历之遭遇点醒皇帝，促成甄嫔回宫一事以平衡后宫势力。皇后发动前朝大臣上奏阻拦未果。舒太妃听闻儿子惨死，一连数日水米不进，甄嫔前去探望，告知自己怀了允礼骨肉，设计回宫是为了给允礼报仇，太妃虽舍不得未出世的孙子，但也只好默认。甄嫔回宫前，皇后知道此事已无法阻拦，故意怂恿皇帝大兴土木迎接甄嫔回宫，并主动拿出库房里珍藏多年的珍宝，引得前朝言官和后宫妃嫔非议。为使甄嫔顺利回宫，皇帝决定为甄嫔改姓钮祜禄氏，由汉军正蓝旗（下五旗）抬为满军镶黄旗（上三旗），封为熹妃，并称其为皇四子弘历的生母，生下四阿哥后自请离宫前往甘露寺，为国祈福祝祷，不仅不是废妃，还是有功之人。但甄嫔只比四阿哥大七岁，皇帝索性为甄嫔添了十岁，称三十二岁，甄嫔这才得以回宫。甄嫔等人回到甘露寺，准备从此地起驾回宫，甘露寺群小只得毕恭毕敬，一改往日盛气凌人之态。果郡王逃出准噶尔生还，赶往凌云峰探望额娘，太妃见儿子活着，不知是悲是喜，却告诉他甄嫔要回宫，但并未说出孩子是允礼的，以免事端。允礼急忙回宫拜见皇帝，却被皇帝指派去甘露寺接回熹妃。果郡王与甄嫔重逢，大感命运弄人。甄嫔见不能回头，依旧狠心决定回宫。果郡王力求一生保护甄嫔周全。甄嫔于甘露寺洗去从前困苦，由果郡王以半副皇后銮驾接回宫中。临行之时，众尼跪送，甄嫔送给静岸两本手抄佛经，免去静白的监寺一职，并“赏”了她二十大板，任命莫言为监寺。

第 56 集

熹妃钮祜禄·甄嫔回宫后极尽荣宠，住进奢侈的永寿宫中，六宫侧目。甄嫔明白这是皇后欲擒故纵之计，表面上装作贤良，实则败坏她的名声，引得前朝后宫非议。内务府往永寿宫调来一批新进宫人，眉庄特意把小允子派回到甄嫔身边。四阿哥弘历依附之余更孝顺讨好甄嫔，甄嫔也以生母之份格外疼爱弘历，彼此各取所需。眉庄与甄嫔姐妹重逢，喜极而泣。安陵容蓄意讨好，甄嫔不动声色，一一应对。甄嫔偶见叶澜依，感其特立独行，同时知道她身份卑微，被人陷害致不能生育。皇后见甄嫔与从前大不相同，要除掉她更为困难，便挑拨甄嫔女儿胧月的养母敬妃与甄嫔的关系。甄嫔母女相聚，胧月因故不认生母，甄嫔大感伤心，深怨皇帝。甄嫔与眉庄闲聊宫中事，才知人事大变，皇后一家独大，手下祺嫔与安嫔都颇得皇帝宠爱，敬妃空有个协理六宫的名头，实际上什么也说不上话，与当年华妃在时别无两样。太后传旨召见二人。甄嫔精心设计，言语间承受住了太后的责问，重赢太后欢心。甄嫔在眉庄的陪同下返回宫中，途径储秀宫时，险些从轿中跌落。

第 57 集

甄嫔发觉所经之路上的六棱石被人换成了长满牛毛藓的鹅卵石，心知遭人算计，而牛毛藓多附着在矮子松周围的石子上，不知到底是储秀宫的祺嫔还是欣贵人所为。甄嫔于是告知皇帝不适，皇帝大怒，命苏培盛彻查此事。温实初得知眉庄为救甄嫔手腕受伤，赶来救治时无意表露爱意，眉庄欣喜害羞。祺嫔分外嫉恨甄嫔，和欣贵人一起假意登门拜访，言语间不断冲撞，最后拂袖而去；甄嫔无意间发现祺嫔不能怀孕的秘密——她身上戴着的一串麝香珠乃是皇后所赐。甄嫔用矮子松试探欣贵人，欣贵人与祺嫔结怨已久，向甄嫔示好，依附甄嫔。甄嫔找来昔日的侍女佩儿，甄嫔离宫后佩儿被派去储秀宫欣贵人处，经常被主位祺嫔毒打，说祺嫔和欣贵人不合已久，又提到菊青死得蹊跷，疑似被安嫔毒死，甄嫔将计就计，命佩儿暗

查祺嫔和欣贵人。陵容偶遇甄嫔，带着含有麝香的香囊接近甄嫔，意图使其小产，讨好之余不忘挑拨甄嫔与祺嫔的关系，暗示牛毛薺一事为祺嫔所为，甄嫔提防之余也觉得陵容的话有几分可信。祺嫔装病邀宠，把皇帝从欣贵人房中请走，惹得皇帝不快，欣贵人敢怒不敢言。甄嫔用糙米薏仁汤巧罚祺嫔，赢得太后赞许，在宫中树立了威望。祺嫔有苦难言，暗恨甄嫔。

第 58 集

甄嫔从苏培盛处得知，祺嫔和安嫔都是皇后亲信，但二人貌合神离，祺嫔肤浅张狂，更容易控制，也更被皇后器重，安嫔很是失意。甄嫔决定先扳倒祺嫔，让欣贵人好好配合。皇帝答应让甄远道痊愈后与甄嫔团聚，甄嫔舒心。皇帝与甄嫔探望自称生病的祺嫔，却发现她责打欣贵人的宫女佩儿；欣贵人频频暗示，皇帝终于动怒冷落祺嫔，以以下犯上等罪名降其为贵人，禁足蕉芦馆，欣贵人如愿成为储秀宫主位。祺贵人到皇后面前诉苦，反被皇后责骂；祺贵人憎恨陵容的讥讽，皇后一党开始内斗。皇帝命苏培盛请来钦天监副使季惟生观看天象，季惟生认为“危月燕冲月”已过，但有井木犴与鬼金羊二星发暗，为不祥之兆，暗示安嫔的命理不祥，与太后等人相冲，需以静修为宜。皇帝深信不疑，决定远离陵容，并晋升季惟生掌管钦天监正使一职。太后深感皇帝身边少贤妃，力劝眉庄侍寝。眉庄心中不愿，太后为使事成，令皇帝去看望眉庄，并让孙姑姑拿给眉庄一壶暖情酒，必要时服下。眉庄暗召温实初前来哄其喝下暖情酒，二人相好。皇帝因星象一事刻意疏远陵容。眉庄告诉温实初自己有了他的孩子，并恳求实初保住自己和孩子的命。

第 59 集

眉庄假意丢了镯子偶遇皇帝，重得恩幸。眉庄屡被宠幸，一朝声称有孕，太后大喜。眉庄有孕后身份尊贵，陵容为赢取太后好感百般讨好眉庄，更意图通过眉庄接近皇帝；眉庄假意见她，过后便称不适，众人更以为陵容不祥。皇后见甄嫔临产、眉庄有孕，自己更势单力薄，索性假称头风发作，对后宫诸事不闻不问。敬妃因过于疼爱胧月，对甄嫔回宫后亲近胧月的举动心生芥蒂。皇帝为使甄嫔开怀，一意孤行令胧月回到甄嫔身边，反而使胧月更加不愿接近生母，敬妃疼惜不已，为留住胧月在身边，只得向皇后求助。皇后看出敬妃心思，趁机挑拨离间。苏培盛与槿汐“对食”之事被敬妃揭发，皇后率端妃、敬妃至永寿宫搜查，搜出秽乱后宫的证物，二人被重责罚入慎刑司受苦。甄嫔眼见得心腹宫女被带走，深知皇后意图，求皇帝宽宥二人未果，不便出面再求，只得不顾有孕之身，亲自前往慎刑司，让槿汐珍重自身，并请端妃出面相助。端妃引经据典，建议皇帝将此事大事化小，最终苏、崔二人被释放，只被罚俸一年以示警告，二人感激主子的大恩大德，关系更加密切。皇帝看出二人彼此间有真心，遂不再过问。

第 60 集

温实初发觉甄嫔所怀乃双生子，认为其腹大之事已可掩饰过去。甄嫔请求皇帝和太后先不要说出双生子之事。甄嫔腹大逾于常人，后宫流言顿起，皇后借他人之口暗示皇帝甄嫔腹中胎儿来历不明，但甄嫔早已料到皇后这一手，皇帝未与理睬，反而斥责了皇后。甄嫔则借机分清敌我，借皇帝之手大肆铲除异己。槿汐因被揭破与苏培盛之事大受打击，甄嫔极力劝解，槿汐终于振作。中秋家宴即将到来，甄嫔得知果郡王即将从盛京归来，悲喜难言。中秋宴席上，浣碧打扮得格外夺目，以期得到果郡王注目。甄嫔身体不适，提出去外面走走，与果郡王私下相见，甄嫔故意态度冷淡。叶澜依尾随在后，暗中听到二人对话，认为是甄嫔辜负了

果郡王，因而憎恨甄嬛。回宫路上甄嬛被叶澜依暗算，以猫扑向其肚腹。甄嬛受惊吓难产，艰难之下痛苦诞下龙凤胎。皇帝喜获一双儿女，即刻下旨：永寿宫熹妃晋熹贵妃，于皇子满月之日同册嘉礼；熹贵妃出月后赐协理六宫之权。皇帝为龙子赐名弘瞻，公主赐名灵犀。槿汐也被正式赐给苏培盛为妻，二人欣喜过望。甄嬛产后受凉咳嗽，原来是宫女斐雯忘关窗户，又辩解了几句，皇帝下旨掌嘴，斐雯自此怨恨甄嬛。剪秋遇到斐雯，见其脸上有被打过的痕迹，遂加以利用。

第 61 集

甄嬛产后复原，探知苏培盛与槿汐之事为敬妃出卖，遂对敬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答允将胧月长留敬妃身边；敬妃再次对甄嬛死心塌地，并与甄嬛联手对付皇后等人。后感叹，甄嬛因一对儿女保住一生荣华，已难以撼动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甄嬛被正式册封为贵妃，后宫妃嫔朝贺，王公大臣们也送来贺礼，果郡王又一次别出心裁，将凝晖堂中的合欢皆送给甄嬛。叶澜依在御花园碰到甄嬛，假意邀请甄嬛、浣碧到自己的春禧殿小坐。途径一偏僻处，叶澜依突然抽出匕首抵住甄嬛脖颈，斥责甄嬛对果郡王的薄情。甄嬛告诉叶澜依自己对果郡王的真实感情，也知道叶氏对果郡王有情；叶氏识得甄嬛手腕上带着允礼送的珊瑚手钏，此物乃允礼至爱。叶氏明白允礼与甄嬛之间的深厚感情，放走甄嬛。甄嬛看出，叶澜依是个至情至性之人。甄嬛生下双生子，皇后倍感地位岌岌可危，找来陵容、祺贵人二人商量对付甄嬛的方法，岂料此二人早已水火不容，互相讥讽，皇后大怒，斥责二人没本事一致对外，倒有本事起内讧。祺贵人憎恨陵容身份地位却与自己争宠，如今连位分都爬到了自己上头，命人在陵容的汤药中下药，导致陵容失声。为博甄嬛红颜一笑，皇帝派人接甄嬛小妹玉娆进宫做伴，一别数年，玉娆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被安排住进了永寿宫的偏殿。

第 62 集

陵容嗓子坏了，也失了宠，贞嫔、康常在也趁机跑来延禧宫贴符咒、撒符水，闹得天翻地覆，陵容想拿出主位的架子却也无济于事。皇后躲在暗处观察陵容的动向，对贞、康二人的刁难不予理睬。冬天严寒，连内务府送的炭都少了好多，贞、康二人又送来最劣质的炭，熏得延禧宫乌烟瘴气。袖手旁观的皇后终于出手，派剪秋赶到延禧宫处罚了贞、康二人的宫人，并送来了一大筐上好的炭和几条棉被，暗示陵容要想办法复宠。陵容为了复宠，开始节食并练习冰嬉舞，因抹了太医院调制的纤润膏，体力不支晕倒。甄嬛得知陵容不择手段欲与自己争宠，失望之下决意不再过问此事，但命人在宫中谈论汉朝赵飞燕用过的“息肌丸”，这种药可令身子迅速轻盈且不会损伤容貌，但会导致不育。一心想要速成的陵容听说后，主动找皇后去要，并毫不犹豫地用了，皇后暗自高兴。除夕，红梅丛中一穿着红衣、化妆成梅仙的陵容翩然而出，宛若“冰上飞燕”。皇帝如痴如醉，众人又惊又愕。陵容复宠。甄嬛小妹玉娆在宫中初遇慎贝勒允禧，两人一见钟情。槿汐被皇后调去教导新进宫的宫女，听说宝华殿来了一批外面的姑子，但也没来得及细问。果郡王旧病发作，又不幸坠马。甄嬛苦于不能探望，便成全浣碧去王府小住照顾。浣碧衣不解带，更对王府中人刻意周全，赢得满府赞许，果郡王康复，浣碧回宫伺候。景仁宫大殿上，祺贵人道出甄嬛与温实初私通，并让昔日甄家婢女玢儿（甄家败落后被卖给瓜尔佳府上为奴并嫁给管家陈四为妻）、永寿宫侍女斐雯以及甘露寺女尼静白出面举证，一石激起千层浪，宫中诸妃嫔议论纷纷：安嫔表面上袒护甄嬛，实则步步紧逼；端妃敬妃洞若观火，驳斥伪证；贞嫔康常在捕风捉影，处处嚼舌根。叶澜依借故回宫休息，并设计试探出静白是在说谎。

第 63 集

叶澜依暗中派阿绿通知浣碧、玉娆速请甘露寺其他尼姑来为甄嬛解围。唇战之时，皇帝闻讯赶来。慎贝勒允禧关键时刻赶来力证甄嬛清白，玉娆为甄嬛夜闯皇后宫中，引起皇帝注目。为求真相，皇后主张滴血认亲，皇帝执意执行。验血之时，皇后使计在水中做了手脚，甄嬛差点落入皇后圈套，幸而及时发现。叶澜依带尼姑莫言进宫佐证甄嬛与温实初清白，玢儿也力证二人并无私情，自己是被迫进宫作伪证的。滴血验亲无果，皇后心中有鬼，被迫拉出宫女绘春充当自己的挡箭牌。大殿之上，甄嬛毫不留情地揭发了祺贵人之父陷害自己父亲的实情，祺贵人见事已至此，为了遏制甄嬛，也为了保全家人，索性担下一切罪责，拒绝说出皇后是幕后主谋。皇帝迁怒皇后，命她在宫内养病，交出六宫大权。皇帝传旨：祺贵人扰乱宫闱，打入冷宫；康常在、贞嫔二人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罚俸六个月。皇帝自觉委屈了甄嬛，任由她其余人等，甄嬛遂下令将斐雯、静白乱棍打死。祺贵人眼见实情败露，仍旧不依不饶。

第 64 集

陵容故意叫侍女宝鹊引来眉庄，又以言语刺激温实初，温实初为求能留在眉庄身边，不惜自宫。即将临盆的眉庄眼见这一幕惨剧，气血逆转，导致难产，温实初被抬进产房助产，皇帝紧急晋封眉庄为惠妃，眉庄产下一女，取名静和，却出现血崩之状，死在温实初怀中。甄嬛痛不欲生。陵容表面自责，推出宝鹊做替死鬼。皇帝钟情玉娆，百般示好，玉娆却不予理睬，躲避皇帝。温实初伤心眉庄之死，将家传玉壶放入眉庄棺中，整日借酒浇愁，自请为眉庄守陵三年。甄嬛开始重用温实初的徒弟卫临。太后因眉庄之死迁怒陵容，并说皇后只是一时糊涂，方法欠妥，但绝非主谋，皇帝只得少见陵容。陵容独自祭拜眉庄，为甄嬛失去挚友露出邪恶的笑容。皇帝夸赞甄嬛协理六宫有方，宫中一个月的开销就节省了数千两银，甄嬛却吃醋说皇上多纳几个嫔妃进来，一万两都不够花，皇帝顺势开玩笑要纳浣碧为禧常在，浣碧大惊失色拒绝。

第 65 集

皇帝难得逗甄嬛多说几句话，却也奇怪为什么浣碧居然会拒绝皇帝的恩宠。甄嬛希望能铲除瓜尔佳氏一族，为家人和眉庄报仇，并愿意等待最佳时机。众人在圆明园牡丹台赏舞，浣碧事先在果郡王矜纓中动过手脚，故意洒酒弄湿果郡王衣衫，果郡王起身时小像从怀中掉出。恒亲王以为小像是甄嬛，叶澜依解围说小像可能是玉娆或者浣碧。皇帝认定小像不可能是玉娆，对甄嬛起了疑心。浣碧挺身承认小像是自己的，被当场赐婚与果郡王。果郡王表示早有心仪女子，却因故不能成亲，只能接受浣碧为侧福晋。甄嬛以酒醉遮掩悲伤。皇帝告诉果郡王，沛国公之女孟静娴爱慕其多年成病，都成了老姑娘，欲成全静娴同为果郡王侧福晋。允礼无奈接受，并请旨除浣碧、静娴外，自己终身不再另娶，还要浣碧入府主持家事。甄嬛为成全浣碧，力争使其成为自己义妹，成为果郡王侧福晋，其母牌位入甄氏祠堂。浣碧更名钮祜禄·玉隐，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如愿以偿嫁入果郡王府，她和生母的名字也能进入族谱，甄远道夫妇也因此得以与女儿相见，叶澜依却感叹果郡王不幸，娶的两个都不是自己爱的。甄嬛为玉隐准备了丰厚的嫁妆，不让她输给沛国公家。洞房花烛夜，果郡王喝得烂醉如泥，被背进玉隐的房间，静娴却感慨自己独守空房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第 66 集

朝中鄂敏为其女被降之事屡屡进言，引得皇帝烦躁，又逢瓜尔佳氏行事不检点，甄嫔借皇帝对玉娆的垂爱之情，让玉娆对皇帝透露甄家冤屈。皇帝将纯元皇后的一块玉佩赐给玉娆，欲纳玉娆为妾；另一边，玉娆与慎贝勒允禧日渐情深。瓜尔佳氏最终被惩治：鄂敏在狱中绝望自裁，家中成年男子斩首，未成年男子流放，妻女没为官奴；甄家终得平冤，甄嫔主动请皇帝不要给年迈的父亲过高的官职，皇帝遂封甄远道为四品典仪，乃是闲职。瓜尔佳·文鸳（祺贵人）逃出冷宫，先是吃了皇后的闭门羹，又向皇帝为家人求饶不得，又大骂甄嫔狐媚，在大雨中被苏培盛命令侍卫乱棍打死，拖去乱葬岗。皇后漠然对待瓜尔佳氏之死，陵容深感兔死狐悲。甄嫔指点欣贵人的阿玛调查刚被升为知府的陵容父亲安比槐受贿一事，果然通过瓜尔佳氏败落之事牵出安比槐受贿白银十万余两，陵容欲求情，却被皇帝拒绝，只好向皇后求救。皇后提点陵容，不必非要真怀孕也可得宠，陵容明白皇后的意思。甄嫔和玉隐为分散皇帝对玉娆的注意，安排了王府侍女采苹入宫侍寝，采苹即刻被皇帝封为“瑛答应”，并很快晋封为常在。太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为防止突发意外，决定提前留一道遗诏以保皇后后位。为成全玉娆和允禧，更担心一旦太后故去，必得守三年国丧，夜长梦多，甄嫔故意让皇帝看见二人两情相悦，皇帝拂袖而去。玉娆在皇帝面前以情动人，表明自己只肯为人正妻，不愿作他人之妾。皇帝不能为玉娆废后，又感她与允禧二人深情，只得退步。慎贝勒与玉娆终成眷属，慎贝勒生母熙太嫔晋为太妃，内务府按多罗郡主之礼为玉娆置办嫁妆，好不风光。

第 67 集

太后病危，垂死前却念念不忘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老十四允禵，欲见其最后一面，皇帝不肯。太后弥留之际道出皇帝多年前为争皇位幽禁皇亲，残害手足，因而会落得今日六亲不认，骨肉分离的地步；皇帝痛恨此言，揭开太后与隆科多私情的伤疤，太后痛心之下咽气，皇帝痛心自幼不得生母抚养，母子、兄弟皆貌合神离，潸然泪下。四阿哥弘历资质聪慧，处事得宜，甚得皇帝喜欢。陵容父亲安比槐因贪污下狱，陵容为救父亲，百般缠住皇帝，虽知自己不宜怀孕，仍强行受孕。因陵容有孕四个月，皇帝只得先不惩处安比槐。皇后为陵容请封，甄嫔为羞辱陵容，以“鹫妃”为号赠与陵容；同时，更为后宫妃嫔请封，大封六宫，众人感激甄嫔。陵容因怀孕备受荣宠，暗地里却为“鹫妃”二字深感羞辱，为陵容拟定封号的小太监莫名挨打，苏培盛又送去一百只黄鹂鸟，后宫众人更是加以耻笑。卫临发现陵容宫中有烧艾的迹象，发觉陵容拼命掩饰滑胎迹象，更是道出陵容的孩子根本就生不出来的秘密。陵容备受皇帝皇后关心照顾，各种好东西都紧供着延禧宫，反而引来六宫嫉妒。

第 68 集

皇帝下诏为宫中各嫔妃晋位：晋端妃为皇贵妃，敬妃为敬贵妃，与熹贵妃同理六宫事。安嫔为鹫妃，欣贵人为欣嫔，宁贵人为宁嫔，瑛常在为瑛贵人。同时追封华贵妃、惠妃、齐妃等已故的妃嫔。册封礼上，皇后见眼前受封的都是甄嫔一党，唯一的自己人陵容却因为有身孕而免了礼节，心里很不是滋味。甄嫔拿出小允子从陵容宫中偷取的香料，发现陵容为争宠，以暖情香勾引皇帝。甄嫔借他人之手将暖情香涂在百合花蕊中送到陵容宫中，陵容与皇帝不自觉动情，导致陵容小产。后感叹未能用陵容这一胎扳倒甄嫔，反而让她的地位更为稳固。陵容得到皇帝安慰，父亲也得赏金养老，却已经彻底成为弃子。皇贵妃在皇后面前揭发，陵容以暖情香勾引皇帝，皇上获悉后命人搜宫。甄嫔亦通过卫临道出当年自己被猫爪伤后，陵容给自己用了含有麝香的舒痕胶致其流产的事实；皇贵妃也指出当年眉庄受惊难产而死也是

陵容指示宫女报信的结果；延禧宫中搜出麝香等罪证，皇帝命人请来陵容对峙，陵容道出皇帝只不过把自己当成一只鸟儿般的玩物而已，从未真正爱过自己。皇帝大为失意，颜面尽扫，下旨禁足陵容于延禧宫，保留位号，不许人伺候，身边宫女亲近者一律杖毙，要亲眼看其自生自灭。陵容听说皇帝已下旨将父亲斩立决，私下与甄嫔相见，道出自己的身世和多年来自己与甄嫔等人的宿怨情仇。陵容疯狂吞食苦杏仁致死，临死前告诫甄嫔“皇后，杀了皇后”，甄嫔不解。

第 69 集

三阿哥弘时学业无成，招致皇帝呵斥，而对埋头苦读的四阿哥大加赞扬，皇后愈感自己如履薄冰，对待弘时的学业更加苛刻，更不许弘时提到生母齐妃。弘时感念甄嫔为生母争到死后哀荣，亲近甄嫔。为保住母家势力，皇后决定让弘时和自己表侄女青樱结亲，不想弘时却看不上青樱，皇帝也同意暂时不给弘时选福晋。皇后劝青樱暂忍一时，哪怕以侍妾身份嫁给三阿哥，日后也可成为皇后。青樱心高气傲，提到姑母当年做侧福晋的往事。皇后最忌讳此事，恼羞成怒，决定把青樱指给四阿哥做侧福晋，一来让她日后后悔，白白葬送了成为皇后的机会，二来也给熹贵妃好好添添堵。皇后私下里让大臣们劝谏皇帝立嗣，而且要多提六阿哥，皇帝十分烦心。鉴于皇帝已经决定为四阿哥娶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之女富察氏为嫡福晋，甄嫔将计就计，接纳了青樱这个儿媳妇，同时决定日后把四阿哥的侍女高氏也指给他做侧福晋。果郡王带孟静娴进宫请安，偶遇甄嫔等人，二人关系亲密，甄嫔心里很不是滋味。玉隐进宫拜访甄嫔，佯言被静娴欺负、排挤之事，这次进宫一住数日就是为了躲开她，偏偏此时静娴来访，道出怀孕一事，并试探甄嫔对果郡王的态度，结果一无所获。躲在内室偷听的玉隐倍受打击，但还是表示一定保全王爷的孩子。三阿哥弘时对瑛贵人心生爱慕，被敬贵妃等人发现，认为瑛贵人乃皇帝嫔妃，岂能与皇子有私情。敬贵妃手下人截获了三阿哥写给瑛贵人的情诗，向皇帝告发了此事。

第 70 集

皇后借机指责甄嫔，认为瑛贵人乃甄嫔二妹玉隐力荐入宫侍奉皇帝的，甄嫔与此事脱不了干系。皇帝对弘时、瑛贵人苟且之事大为恼火，但又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法办儿子，遂斥责瑛贵人企图勾引皇子，赐白绫将其正法，同时收回甄嫔协理六宫之权，表面上冷落甄嫔，实为让她暂时避开风口浪尖，私下予以安慰。弘时在奉先殿思过，被皇帝掌掴并斥责心怀不轨，害得无辜的瑛贵人白白送命，在皇帝心中的印象变得更差。敬贵妃本想扳倒皇后，不想被皇后反咬一口，心怀愧疚。甄嫔再度怀孕，困局可解，只是担心果郡王府受牵连。皇帝为立嗣之事日夜烦心，虽不愿过多插手后宫，却十分担心前朝与后宫勾结，为保政局稳定，决定秘密立储。闔宫祭祖，皇帝要求众人体谅熹贵妃的难处，并要求皇后裁掉一批宫女，免得宫里闲话太多。甄嫔、皇贵妃、敬贵妃三人交谈，皇贵妃道出皇后宜修与逝去的纯元皇后两姐妹间的往事，甄嫔突然想起陵容的遗言，三人不免怀疑纯元的死因与皇后有关。胧月碰巧听到三人对话，敬贵妃教导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护生母熹娘娘，不要让皇后欺负她。甄嫔再度怀孕，却因多年体虚，连温实初都说腹中孩子注定保不住，便决定利用好这次扳倒皇后的机会。先帝寿辰，皇后安排三阿哥好好准备，皇帝听说三阿哥为先帝尽孝很是高兴，却也听说他喜欢结交前朝大臣，心生芥蒂，派皇子祭祀先帝景陵一事也被按下不提。皇帝来永寿宫探望，送来西藏进贡的红珊瑚，甄嫔故意说腹中胎儿十分活泼好动，还向皇帝提出请皇后、皇贵妃、敬贵妃等人為自己腹中的孩子祈福。众妃嫔受邀到永寿宫，皇后为避嫌，告病不愿赴约，却怎奈皇帝亲自盛情邀请，不得不冒险来到甄嫔宫中。甄嫔暗中饮下滑胎药，提出让皇

后、皇贵妃、敬贵妃与她亲自将福袋挂在自己宫中，胧月好奇紧随其后。

第 71 集

皇贵妃、敬贵妃先行离开，甄嫔疼痛中与皇后争执起来，皇后推开甄嫔，甄嫔顺势摔倒，一切都被胧月看在眼里，甄嫔小产。温实初赶来查明甄嫔小产系腹部遭受大力撞击以致胎气大动，孩子滑胎而死。甄嫔以皇后推倒她为由嫁祸皇后，敬贵妃在一旁相助。皇帝对皇后产生怀疑，皇后拼死辩解，自比唐朝的王皇后，遭到觊觎后位的武媚娘陷害，胧月挺身而出保护母亲，指认甄嫔小产是皇后所为。皇帝责令皇后禁足思过，严惩此事。皇帝越发年老，猜疑心愈来愈重。朝中不断有人提出立太子的呼声，特别是皇后一直也在奔走牵线，三阿哥自己也十分喜欢结交朝臣，皇帝反感至极。前朝后宫流言纷纷，军机大臣张廷玉劝谏皇上不可轻信一面之词而轻易废后，以免政局变动，皇帝表示没有这个打算。三阿哥受四阿哥唆使，请求皇帝厚待手足，善待八爷、十四爷和皇后，皇帝大怒，认为弘时图谋不轨，意在太子之位，有窥视皇位之举动，即刻撤下弘时的黄带子，赶去做了阿其那（允禩）的儿子，交于恒亲王允祺约束养赡，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皇后在自己宫中听闻此讯，更加绝望，但还是想做唯一的皇太后。皇后失势，为除去甄嫔，剪秋和江福海暗自下毒欲毒杀甄嫔及其子弘瞻。夜宴间，六阿哥弘瞻的汤汁被果郡王侧福晋孟静娴误饮，静娴生子（元澈）后毒发身亡，果郡王甚是伤感。皇帝命苏培盛即刻派人查明真相，剪秋与皇后身边大太监江福海遭到严刑拷打，剪秋受尽酷刑，却始终坚称与皇后无关，江福海受不住刑，招供了一切。

第 72 集

甄嫔发现孟静娴的孩子身上带有青斑，想起宫中传说先纯元皇后之子生下便夭折，身上也有青斑，请来敬贵妃共查此事。皇帝命人彻查皇后宫中所有宫女太监，苏培盛从一千人口中得知皇后此前蓄意谋害甄嫔等多项罪名，并迁出皇后陷害纯元皇后身亡的重大秘密。当年，宜修入王府为侧福晋，不久后怀孕，只待生下王子即可册封为嫡福晋，偏偏此时她嫡出的姐姐柔则入府伺候，被皇帝一眼看中，执意娶为福晋。宜修口头答应，但心内怨恨，身心俱损，生下的大阿哥弘晖胎里不足，三岁夭亡。大阿哥死去当天，宜修悲愤交加，偏偏柔则此时有了身孕，皇帝只顾柔则有孕而忽视了宜修的丧子之痛。宜修表面上侍奉姐姐十分殷勤，暗中却在其膳食中用了大量的芭蕉、桃仁等伤胎之物。柔则身体百般不适，早产生下一个死胎后便不幸去世，宜修的罪行也被一名曾冲撞柔则的侧福晋背了黑锅。宜修这才成为福晋，却也再也没能生育。皇帝即位后追封柔则为纯元皇后。

皇帝意欲废后，皇后承认自己的种种罪行，哭诉自己之所以为之，完全是因为太爱皇帝，不愿与任何女人共享皇帝的宠爱，因而痛恨姐姐。孙姑姑急忙送来太后先所立遗诏，不准废后，皇帝碍于纯元皇后的情面，下旨与皇后乌拉那拉·宜修死生不复相见，收回其金册、金宝，终身禁足于景仁宫。准噶尔可汗摩格觐见，席间认出甄嫔，想起昔日此女子曾在山上搭救自己之事，欲夺甄嫔。摩格奉上一串九连玉环欲为难大清皇帝及众臣，众人或是不知，或是知道方法而没办法做，却被甄嫔巧施一计，教导女儿胧月以孩童无知为由，破玉解密，摩格大扫颜面。岳钟琪偷袭准噶尔得手，皇帝以甄嫔之计在准噶尔军队中散布时疫削弱其兵力。

第 73 集

血滴子夏刈向皇帝告发甄嫔与摩格私下相见，皇帝怒不可遏。摩格为保住甄嫔性命，向皇帝提出要与甄嫔和亲，并求祛除时疫的药方。皇帝虚以委蛇，试探甄嫔态度。皇帝问责甄嫔，果郡王听闻此事大惊，欲不顾一切救回甄嫔，皇帝当即断定甄嫔与果郡王有私情。甄嫔为避嫌，自请前往准噶尔和亲。皇帝对外散布甄嫔已经准备前往准噶尔和亲；对内圈禁甄嫔不让任何人知道其动向。送亲之日来临，果郡王不知是计，以为甄嫔已经出宫，私自带兵出雁鸣关营救甄嫔。岂料，这一举动正好验证了皇帝对甄、允二人有私情的猜测，和亲的轿子里只有一张治疗时疫的药方。允礼自承擅自领兵之罪，要求戍守边关受风沙之苦自惩。皇帝晋封果郡王为亲王，但非召不得回京，晋封慎贝勒为郡王。皇帝期间命粘杆处（实为血滴子）头领夏刈查获多封允礼与玉隐的信件，每封信件最后，都会提到“熹贵妃安”。皇帝明白了允礼的用意，下决心除去果亲王。三年后，允礼回宫述职，与甄嫔相遇，二人百感交集。

第 74 集

皇帝逼迫甄嫔以毒酒亲手杀死果亲王。甄嫔不忍爱人死去，欲喝下毒酒，却不想毒酒被果亲王调换，口吐鲜血告诉甄嫔，她才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妻子。甄嫔悲痛万分，来不及等到允礼咽气前告诉他自己的一对龙凤胎乃是他的骨肉。允礼惨死于甄嫔怀抱中。甄嫔赐死果亲王有功，被赐予协理六宫的大权，位同副后。甄嫔精神恍惚，坠下桐花台，摔断了双腿。皇帝察觉甄嫔心中仍有允礼，与她日渐疏远。果郡王死后，皇帝为隐瞒真相，不准张扬，虽“恩准”果亲王府上下服丧出殡，却又不许见哭声，让外界以为果亲王只是离京出关去了。玉隐痛恨皇帝不义不悌，在果亲王葬礼上撞棺殉情而死，被迫封为嫡福晋，与果亲王一同送出关外安葬，果亲王之子元澈被交给慎郡王夫妇抚养。甄嫔遭遇了双重打击，疑惑皇帝为何突然要杀果亲王，苏培盛找来允礼与玉隐的家信，信中结尾均是果亲王问及甄嫔安好的言词。甄嫔领悟到，这才是导致皇帝起了杀机的原因，十分憎恨皇帝。

第 75 集

朝中大臣纷纷请求皇帝早立太子，有大臣请立弘历，有大臣请立甄嫔之子弘瞻。大臣张廷玉表示，如果立弘瞻为太子，日后皇帝年幼，依赖生母，请求皇帝先赐死甄嫔，免得将来甄嫔如同吕后、武则天一般牝鸡司晨，把持朝政。皇帝假意问起甄嫔立嗣一事，甄嫔识破皇帝用意，一方面表示，说弘瞻年幼不可继承大统之人实为对皇帝心存诅咒，而另一方面表示，弘瞻资质平庸，不宜立为太子，只有弘历才堪当大任。皇帝微笑不语。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这是皇子中头一份，甄嫔高兴之余，暗示弘瞻的亲王之位要由弘历来封。弘历感激甄嫔相助，愈加孝顺。叶澜依痛恨皇帝杀害允礼，假意承宠，暗自给皇帝使用暖情香，并骗其服下含有慢性毒药朱砂的丹丸，皇帝沉溺声色，不能自拔。皇帝下旨将果亲王生前所住凝晖堂内合欢树砍去，那些合欢是先帝赏给允礼的生日礼物，后在甄嫔封贵妃时送给甄嫔，叶澜依不舍，请求将树移植到自己宫中，并暗示甄嫔不要放过皇帝，甄嫔指使卫临只管把朱砂交给宁嫔。皇帝突然病重，卫临明知原因却故意不说。皇帝身体有所好转，遇到玉娆带着元澈进宫请安，和六阿哥一起玩耍，见两个孩子面貌相似，不禁怀疑六阿哥身世，吐血病倒。皇帝新宠孙答应和侍卫私通，被敬贵妃和欣嫔逮个正着，皇贵妃和甄嫔商议，此事千万不能惊动皇帝，让甄嫔独自处理为好。甄嫔故意将此事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告知皇帝，皇帝由此及彼，想起母亲当年与隆科多私通一事，怒不可遏，病重不起。夏刈奉旨用熏香迷倒众人，从弘瞻身上采血，意图再次滴血验亲，被暗中窥视的叶澜依看见，告知了甄嫔。

第 76 集

甄嬛大惊，当面向叶澜依行大礼，感谢她救了王爷的孩子，并派小允子等心腹太监暗杀了夏刈。叶澜依又惊又喜，最后给皇帝服用了所谓长生不老的金丹。皇帝弥留之际，甄嬛独自陪伴其身边，将所有真相讲给皇帝听，皇帝急火攻心之下驾崩。大行皇帝丧礼上，恒亲王与慎郡王为新主即位之事发生争执，甄嬛命人从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后取出大行皇帝遗诏，四阿哥宝亲王弘历登基为帝，改元乾隆，尊嫡母纯元皇后为孝敬皇太后，生母熹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册封福晋富察氏为皇后，侧福晋高氏为贵妃（慧贤皇贵妃），乌拉那拉氏（青樱）为嫔妃。宁太嫔叶澜依生无可恋，面带笑容，割腕自尽，随果亲王而去。甄嬛来到冷冷清清的景仁宫最后一次探望皇后，皇后以为自己还能当上母后皇太后，没想到甄嬛告诉她先帝生前说过与他死生不复相见，而且和新帝决定会让她当一辈子的皇后，一直到死，一旦她成为太后，就必须和先帝合葬，岂非使先帝食言，因此决定让纯元皇后与先帝合葬于泰陵，皇后死后则葬于妃陵，史书对她不会有任何记载，并说自己能够有今天，全都是拜皇后所赐。皇后翌日于绝望中孤独地死去。先帝驾崩后，皇贵太妃悲伤过度再次病倒。甄嬛与敬贵太妃、欣太嫔聊天，提议让新皇帝举行一次选秀，充实后宫，并告诫新帝的皇后和嫔妃，不要做亏心事，嫔妃也表示要和姑母划清界线。春禧殿的合欢被移栽回凝晖堂，只是凝晖堂的主人变成了弘瞻，甄嬛要弘瞻好好读书，向十七叔一样博学多思。弘历给甄嬛请安，以《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国武姜偏爱幼子共叔段而苛待长子寤生的典故，旁敲侧击地表示担心弘瞻威胁皇位，为保儿子弘瞻一生平安，免去弘历对弘瞻的疑心，甄嬛自请将弘瞻纳入果亲王名下，成为一世的亲王，永不参与朝政，弘历欣然同意，表示要竭尽全力报答皇额娘。允礼在时，弘瞻不能认他为父，他死后，弘瞻终于认祖归宗。虽然得到了无以伦比的荣华富贵，可是她身边所有的爱人、朋友、敌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甄嬛，这个当初怀有梦想和美好憧憬的女子，只能一个人身心俱疲地躺在睡榻上，享受着那份孤独和寂寞，回忆起一件件令人伤心的陈年旧事，回首望去，不过是一代封建王朝的悲情故梦罢了。